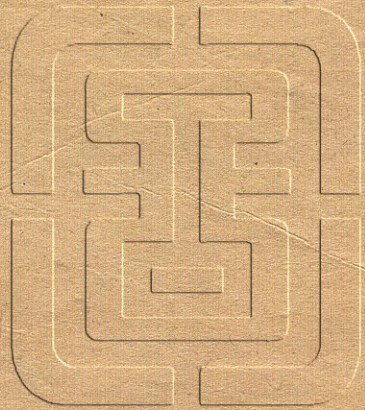


W. 104
885

1010
895.2
部 - 14



亭林文集卷之五

聖慈天慶宮記

泰山之西南麓有宋天書觀大中祥符年



爲碧霞元君之宮前一殿奉元君萬曆中尊孝定皇
太后爲九蓮菩薩構一殿於元君之後奉之崇禎中
尊孝純皇太后爲智上菩薩復構一殿於後奉之乃
更名曰聖慈天慶宮而按察使左佩玆爲之碑宮成
於十七年之三月神京淪喪卽此月也竊惟經傳之
言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又曰爲天子父尊之至也

孔子論政必也正名昔自明太祖皇帝之有天下也命嶽瀆神祇竝革前代之封正其稱號而及其末世至以天子之母太后之尊若不足重而必假西域胡神之號以爲崇豈非所謂國將亡而聽於神者耶然自國破以後宗廟山陵之所在樵夫牧豎且或過而慢焉而此二殿獨以託於泰山之麓元君之宮焚香上謁者無敵不合掌跪拜使正名之曰皇太后固未必其能使天下之人虔恭敬畏之若此是固大聖人之神道設教使民由之而不知者乎其與宋之託天書以夸契丹者相去遠矣以其事爲國史之所不及載故序而論之俾後之人有以覽焉

裴村記

嗚呼自治道愈下而國無彊宗無彊宗是以無立國無立國是以內潰外畔而卒至於亡然則宗法之存非所以扶人紀而張國勢者乎余至聞喜縣之裴村拜於晉公之祠問其苗裔尙一一百人有釋耒而陪拜者出至官道旁讀唐時碑載其譜牒世系登隴而望十里之內邱墓相連其名字官爵可考者尙百數

十人蓋近古氏族之盛莫過於唐而河中爲唐近畿地其地重而族厚若解之柳聞喜之裴皆歷任數百年冠裳不絕汾陰之薛憑河自保於石虎苻堅割據之際而未嘗一仕其朝猗氏之樊王舉義兵以抗高歡之衆此非三代之法猶存而其人之賢者又率之以保家亢宗之道胡以能久而不衰若是自唐之亡而譜牒與之俱盡然而裴樞輩六七人猶爲全忠所忌必待殺之白馬驛而後篡唐氏族之有關於人國也如此至於五代之季天位幾如奕碁而大族高門

降爲皂隸靖康之變無一家能相統帥以自保者夏縣之司馬氏舉宗南渡而反其里者未百年也嗚呼此治道之所以日趨於下而一旦有變人主無可仗之大臣國人無可依之巨室相率奔竄以求苟免是非其必至之執也與是以唐之天子貴士族而厚門蔭蓋知封建之不可復而寓其意於士大夫以自衛於一旦倉黃之際固非後之人主所能知也予嘗歷覽山東河北自兵興以來州縣之能不至於殘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盡恃乎其長吏及至河

東問賊李自成所以長驅而下三晉之故慨焉傷之
或言曰崇禎之末輔臣李建泰者曲沃人也賊入西
安天子臨朝而歎建泰對言臣郡當賊衝臣請率宗
人鄉里出財百萬爲國家守河上大喜命建泰督師
親餞之正陽門樓舉累朝所傳之御器而酌之酒因
以賜之未出京師平陽太原相繼陷建泰不知所爲
師次真定而賊已自居庸入矣此其人材之凡劣固
又出於王鐸張濬之下二人皆唐末宰相統而上之
人無權以與之無法以聯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乃

欲其大臣者以區區宰輔之虛名而繫社稷安危之
命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
民五曰宗以族得民觀裴氏之與唐存亡亦略可見
矣夫不能復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執以立其
國者其在重氏族哉其在重氏族哉

齊四王家記

自青州而西三十餘里淄水之東牛山之左大道之
南穹然而高者四大冢焉酈道元水經注曰水南山
下有四冢方基圓墳咸高七尺東西直列是田氏四

王家也余考田氏之稱王者五而王建遷於其以死
所謂四王則威宣潛襄是矣威宣二王當齊全盛之
日其厚葬固宜獨是潛王殺死於莒齊之七十餘城
皆已爲燕田氏之絕而無主者五年而田單以一邑
之兵一戰破燕收數千里之地而迎王子於城陽之
山中其時君臣新立人民新定死者未弔傷者未起
反故王之喪於莒而葬之其制不少殺於威宣二王
之舊吾是以知襄王之孝田單之忠而三代以下之
爲人臣子者莫能及也吾嘗考地理之志有周厲王
之墓在霍州東北王流於彘卒且葬焉宣王卽位而
未之能復也詩人志之曰韓侯取妻汾王之甥厲王
也而謂之汾王刺宣王也故厲王稱汾而潛王不稱
莒也是襄王之孝也或曰厚葬非禮也子奚取焉曰
此常論也乃齊之二王旣以爲故事矣宋元公告其
羣臣請無及先君而仲幾不可又況於處變之日乎
然則後之人君不幸而遇國家之變其如齊之襄王
其如周之宣王請擇於斯二君者

五臺山記

五臺山在五臺縣東北一百二十里西北距繁峙縣一百三十里史紹通鑑注曰五臺山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峙相傳以爲文殊示現之地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卽代州雁門五臺山也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峰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余考昔人之言五臺者過侈有謂環基所至五百餘里有謂四埵去中臺各一百二十里東埵爲趙襄子所登以臨代國南埵爲帝堯遭洪水繫舟之處北埵夏屋山後魏孝文駐蹕之所西埵天

池隋煬帝避暑之龍樓鳳閣者皆太廣遠而失其實惟今山志所言五臺者近是北臺最高後人名之曰斗峰有龍湫其東二十里爲華嚴嶺又東二十里爲東臺上可觀日出其東爲龍泉關路自北臺而南二十里爲中臺其巔西北有太華泉又西十五里爲西臺其西疊嶂數十里北有祕魔崖東南有清涼嶺惟南臺稍遠去中臺可五十里五峰周遭如城其巔風甚烈不可居而佛寺之大者五六皆在谷中其地寒不生五穀木有松無柏亦有民人以樵採射獵爲業

在古建國時當爲林麓之地中代以下而吾人之逃
於佛者居焉於是山始名而亦遂爲其教之所有然
余考之五臺在漢爲慮虎縣而山之名始見於齊其
佛寺之建當在後魏之時而彼教之人以爲攝摩騰
自天竺來此卽居是山不知漢孝明圖像之清涼臺
在雒陽而不在此也余又考之北齊書但言突厥入
境代忻二牧馬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隋
書但言盧太翼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
廬於巖下蕭然絕世以爲神仙可致而已至唐書王

縉傳始言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爲瓦塗金於上照
耀山谷費錢巨億萬縉爲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
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於是此山
名聞外夷至吐蕃遣使求五臺山圖見於敬宗之紀
而五代史則書有胡僧遊五臺山莊宗遣中使供頓
所至傾動城邑又書五臺山僧繼顒爲劉承鈞鴻臚
卿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五臺當
契丹界上繼顒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元史則書
武宗至大二年二月癸亥皇太后幸五臺山三月己

丑令高麗王隨太后之五臺山英宗至治二年五月
甲申車駕幸五臺山庚寅崇星於五臺山夫以王縉
之爲相莊宗武宗英宗之爲君其事亦可知矣然此
皆山志所不載問之長老亦無有知其跡者此在三
四百年之間而不能記述已如是矣而況於摩騰之
始來文殊之示現乎其山中雨夜時吐光燄易曰澤
中有火革深山巨壑無佛之處亦往往有之不足辨
嗚呼韓公原道之作至於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而
李文饒爲相能使張仲武封刀付居庸關而不敢納

五臺之逃僧蓋君子之行王道者其功至於如此而
吾以爲常人心沈溺之久雖聖人復生而將有所不
能驟革則莫若擇去荒險僻絕之地如五臺山者而
處之不理四民者混猶愈於縱之出沒於州里之中
兩敗而不可禁也作五臺山記

拽梯郎君祠記

忠臣義士性也非慕其名而爲之名者國家之所以
報忠臣義士也報之而不得其名於是始以其事名
之以爲後之忠臣義士者勸而若人之心何慕焉何

恨焉平原君朱建之子罵單于而死而史不著其名
田橫之二客自到以從其主而史并亡其姓錄其名
者而遺其晦者非所以爲勸也謂忠義而必名名而
後出於忠義又非所以爲情也余過昌黎其東門有
拽梯郎君祠云方東兵之入遵化薄京師下永平而
攻昌黎也俘掠人民以萬計驅使之如牛馬是時昌
黎知縣左應選與其士民嬰城固守而敵攻東門甚
急是人者爲敵舁雲梯至城下登者數人將上矣乃
拽而覆之其帥礮諸城下積六日不拔引兵退城得

以全事聞天子立擢昌黎知縣爲山東按察司僉事
丞以下遷職有差又四年武陵楊公嗣昌以巡撫至
始具疏上請邑之生大夫皆蒙褒敘民兵死者二十
六人立祠祀之而楊公曰是拽梯者雖不知何人亦
百夫之特乃請旨封爲拽梯郎君爲之立祠嗚呼吾
見今日亡城覆軍之下其被俘者雖以貴介之子弦
誦之士且爲之刈薪芻拾馬矢不堪其苦而死於道
路者何限也而郎君獨以其事著吾又聞奢寅之攻
成都也一銃手在賊梯上得間向城中言曰我良民

也賊以鐵索繫我守梯我仰天發銃未嘗向官軍也
今夜賊飲必醉可來救我官軍如其言夜出斫營火
其梯賊無得脫者而銃手死矣若然忠臣義士豈非
本於天性者乎郎君之祠且二十餘年而幸得無毀
不爲之記無以傳後張生莊臨親其事者也故以其
言書之

復菴記

舊中涓范君養民以崇禎十七年夏自京師徒步入
華山爲黃冠數年始克結廬於西峰之左名曰復菴

華下之賢士大夫多與之遊環山之人皆信而禮之
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幼而讀書好楚辭諸子及
經史多所涉獵爲東宮伴讀方李自成之挾東宮二
王以出也范君知其必且西奔於是棄其家走之關
中將盡厥職焉乃東宮不知所之而范君爲黃冠矣
太華之山懸崖之巔有松可蔭有地可蔬有泉可汲
不稅於官不隸於宮觀之籍華下之人或助之材以
糊是菴而居之有屋三楹東向以迎日出余嘗一宿
其菴開口而望大河之東雷首之山蒼然突兀伯夷

亭林文集卷五
叔齊之所采薇而餓者若揖讓乎其間固范君之所慕而爲之者也自是而東則汾之一曲綿上之山出沒於雲煙之表如將見之介子推之從晉公子旣反國而隱焉又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又自是而東太行碣石之間宮闕山陵之所在去之茫茫而極望之不可見矣相與泫然作此記畱之山中後之君子登斯山者無忘范君之志也

貞烈堂記

古之人所以傳於其後者不以其名而以其實不以

其天而以其人以其名以其天者世人之所以爲榮以其實以其人者君子之所修而不敢怠也晉生文煜關中之通士也名其堂曰貞烈而請爲之記其言曰余之祖妣臨潼王府鎮國中尉懷墀女也歸於晉生余考及二姑年十九而余祖考亡余考方四歲守節不二迄六十有八而終崇禎末巡按御史金公毓峒以事上聞請行旌表命未下而寇至二姑死焉故堂以貞烈名也余又讀朝邑李君楷所爲傳則二姑者一適西安右衛昭信校尉王弘祖一適臨潼王府

奉國中尉誼漣竝封安人早寡寇至之日各自投於井長姑之子寅年十二從焉蓋三世而其節不隕可無媿其名也已史言郭昌聚真定恭王女號郭主主雖王家女而好禮節儉有母儀之德生光武郭皇后此特居室之常行爾而當時稱之史冊載之其後郭后雖出而東海恭王猶得保其餘慶以垂於後嗣乃晉氏之先祖妣其治家如郭主加以柏舟之節其女與外孫守死不辱有卓絕之殊軌焉屬當岸谷之變門戶衰微無能光大其業使聲聞烜赫傳之彤管而

僅以一堂之名託之文字以示子孫不忘此又其遇之懸於天實命不同而可爲悲悼者也然君子之爲教於家有百世之規而不以一時之所遇爲興替易不云乎家人利女貞自今以往晉氏之爲女者必貞以育其家爲子者必孝於親必忠於君以顯於其國則受介福於王母以大其門者不在其身將在其子孫而斯堂之名永世弗墜必有繼中壘而修列女之傳者焉余濡筆俟之矣

楊氏祠堂記

天下之事盛衰之形眾寡之數不可以一定而君子則有以待之所以撫盛而合眾者中人以上之所能若夫爲盛於衰治眾於寡子然一身之日而有萬人百世之規非木心之君子莫克爲之矣古之君子慮先人之德久而弗昭於是爲之祠堂以守之其盛者及於始祖古之君子慮宗人之渙而無統於是歲合子姓於祠而教之孝奠爵獻俎畢而餽食以教之禮其子孫之眾或至於數千百人此祠堂之所由興而祭法之所由傳也常熟楊子常先生通經之士於先

朝之末由訓導除都昌知縣未任以疾歸而遭國變至於今先生年七十有二矣先有一子年二十餘以卒晚得一子又殤而其兄子亦中歲夭折今其族孫之在者不過二十餘人其先世自關中來祖父竝爲農風尙朴質高祖以上不能舉其諱字自遷常熟以來復無顯者及先生始仕宦今白首老矣無親子孫夫人之情於身且若此遑恤其後乎而先生曰不然吾父雖農在里中頗能言民疾苦以達於縣吏而除其菑當不至於無嗣以五服之間得一二十人以合

其歡而教之以孝以禮豈必其中無能學以大其宗者以吾之年雖老且獨而幸有薄田之入爲先祖父所遺可以舉先人未行之事而傳之其後人於是卽祖墓之旁建屋三楹爲祠堂以奉其先人竝諸父兄子姓之亡者其下爲田若干畝以供歲時之祭定其儀秩其品簡而文約而不陋曰及吾身存與諸孫行禮其中使諸孫之繼我如今日焉先德其毋墜已又於其墓之旁植木開河通水凡世俗所爲安死利生之法無不備此非所謂衰而有盛之心寡而能衆之

事者乎易曰可大則賢人之業傳曰人定能勝天吾以卜楊氏之昌於其後必也承先生之命而爲之記

華陰王氏宗祠記

昔者孔子既沒弟子錄其遺言以爲論語而獨取有子曾子之言次於卷首何哉夫子所以教人者無非以立天下之人倫而孝弟人倫之本也慎終追遠孝弟之實也甚哉有子曾子之言似夫子也是故有人倫然後有風俗有風俗然後有政事有政事然後有國家先王之於民其生也爲之九族之紀大宗小宗

之屬以聯之其死也爲之蔬衰之服哭泣殯葬虞附之節以送之其遠也爲之廟室之制禘嘗之禮鼎俎籩豆之物以薦之其施之朝廷用之鄉黨講之庠序無非此之爲務也故民德厚而禮俗成上下安而暴慝不作自三代以下人主之於民賦歛之而已爾役使之而已爾凡所以爲厚生正德之事一切置之不理而聽民之所自爲於是乎教化之權常不在上而在下兩漢以來儒者之效亦可得而考矣自二戴之傳二鄭之注專門之學以禮爲宗歷三國兩晉南北

五季干戈分裂之際而未嘗絕也至宋程朱諸子卓然有見於遺經而金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說於南方以授學者及乎有明之初風俗淳厚而愛親敬長之道達諸天下其能以宗法訓其家人而立廟以祀或累世同居稱之爲義門者亦往往而有十室之忠信比肩而接踵夫其處乎雜亂偏方閭位之日而守之不變孰勸帥之而然哉國亂於上而教明於下易曰改邑不改井言經常之道賴君子而存也嗚呼至於今日而先王之所以爲教賢者之所以爲俗殆漸

滅而無餘矣列在搢紳而家無主祔非寒食野祭則
不復薦其先人期功之慘遂不制服而父母之喪多
畱任而不去同姓通宗而不限於奴僕女嫁死而無
出則責償其所遺之財昏媾異類而脇持其鄉里利
之所在則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於是機詐之變日深
而廉恥道盡其不至於率獸食人而人相食者幾希
矣昔春秋之時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而秉禮之
邦守道之士不絕於書未若今之滔滔皆是也此五
帝三王之大去其天下而乾坤或幾乎息之秋也又

何言政事哉吾友華陰王君弘撰鄰華先生之季子
而爲徵華先生後者也遊婺州二年而歸乃作祠堂
以奉其始祖聚其子姓而告之以尊祖敬宗之道其
鄉之老者喟然言曰不見此禮久矣爲之兆也其足
以行乎孟子有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夫躬行孝弟
之道以感發天下之人心使之惕然有省而觀今世
之事若無以自容然後積汚之俗可得而新先王之
教可得而興也王君勉之矣

書孔廟兩廡位次考後

予居蘇之崑山崇禎初先師廟東西兩廡壞予時爲
博士弟子一日過之見神位在瓦礫中與同學二三
生拾取命工修完奉之東齋告於邑之長官越二年
始復其故因考史記家語及今代闕里之書多有不
同以大明會典爲定而友人歸生莊作兩廡位次考
一通受而藏之幾五十年來闕中得邵陽甯生浚丁
祭考義亦崇禎中作大略相同然兩廡位東西相對
以次列及門弟子畢而後及左氏公羊穀梁三子暨
漢以下諸儒此舊制也嘉靖九年采諸臣之議有黜

者有改祀者於是東廡之弟子三十三而西廡二十
九左巨明躋秦非之上伏勝躋顏噲之上孔安國躋
穀梁赤之上而自此以下時代先後大率倒誤當日
東西之位仍如舊次雖有關者而不復更移蓋亦知
二鄭賈服諸儒傳經之功不可沒而有待於異日之
重議此秉禮者之微意也予恐後之人不知而欲循
時代以正東西之次又悲夫亡友之遺墨猶存而不
獲共論此也乃書其末以俟後人歸生名莊更名祚
明工草隸爲東吳高士

亭林文集卷五
書廣韻後

余既表廣韻而重刻之以見自宋以前所傳之韻如此然惜其書之不完也路史曰周有井伯廣韻曰子牙後今井下無此文又曰廣韻云漢有鄒城後今鄒字灰等二韻兩收而亦無此文又引鄒下云鄉名在右扶風而今灰韻注但鄉名二字困學記聞曰廣韻以賁爲姓古有勇士賁育今賁下但亦姓二字又曰廣韻云後蜀錄有法部尙書屯度又曰廣韻引何氏姓苑有況姓廬江人今屯下況下但又姓二字禮部

韻略引廣韻彼字注云論語子西彼哉軻字注云孟子居貧軻軻故名軻字子居今竝無此文又注颺字云漢光武得此鼠寶攸識之廣韻以爲終軍誤今亦無終軍之文也太原傅山曰宋姚寬戰國策後序引廣韻七事晉有大夫勞質芊千者著書顯名安陵丑雍門中大夫監諸晉有亥唐趙有大夫屨賈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蕃蓋注中凡言又姓者必以其人實之而今書皆無其文又史炤通鑑釋文所引廣韻其不載於今書者亦多也十千皆引爾雅歲陽而戊

下不引著雍又考之玉海言廣韻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注一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今僅二萬五千九百一十言注一十五萬三千四百二十一字則注之刪去者三萬八千二百七十一而正文亦少二百九十二言矣又文獻通考曰有陸法言長孫訥言孫恂三序今止恂序又言首載景德祥符敕牒今亦無之則亦後人刪去之矣其幸而存者天之未喪斯文也嗚呼惜哉

讀宋史陳邁

吾讀宋史忠義傳至於陳邁史臣以其嬰城死節而經制錢一事爲之減損其辭但云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於翁彥國愚以爲不然鶴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亨伯宋人諱高宗嫌名稱其字曰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厯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初詔罷之軍興議者請再

施行色目浸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於今爲州縣大
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剝民歛
怨禍必及子孫其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
錢而天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也然則宋之所以亡
自經總制錢而此錢之興始於亨伯雖其固守中山
一家十七人爲叛將所害而不足以償其剝民之罪
也孔子述古書之文凡紂之臣附上而讎歛者雖飛
廉之死不得與於三仁之列若亨伯之爲此也其初
特一時權宜之計而遺禍及於無窮是上得罪於藝

祖太宗下得罪於生民而斷脰決腹一瞑於中山不
過匹夫匹婦之爲諒而已焉得齒於忠義哉知此然
後天下之爲人臣者不敢懷利以事其君而但以一
死自託於忠臣之列矣

汝州知州錢君行狀

崇禎十四年二月辛亥賊陷汝州知州錢君死之君
諱祚徵字君遠其先吳越王裔居池之青陽國初遷
於萊爲掖縣人君七歲出嗣其從叔父一夔爲之子
事其嗣大母杜氏如其父母大母之黨有煩言君言

於大母施予諸姻屬甚周以是大母安之中天啟元年舉人大母終哀毀如父喪署恩縣教諭三年除汝州知州汝爲流賊出入孔道又有土賊聚至萬人依山爲巢百姓苦之君至則簡鄉勇衛兵得千餘人佯爲城守計忽夜半開門出從間道踰山谷步行抵其巢賊方縱酒不爲備急擊大破之君策賊衆難盡誅乃釋其俘招之仍令民千家立一寨有警相救賊屢失利其頭目魯加勒等遂詣州降南召登封諸賊聞之亦來降君簡其驍健送軍門效用餘給牛種遺之

汝人少休君守汝三年多善政及是年正月賊陷河南府遂犯汝州君斬麾下之言款賊者以狗率兵嬰城固守賊攻城君中流矢力疾乘城督戰數日二月庚戌大風霾賊以火箭射城上城上發礮應之風逆火反樓堞盡焚賊乘之入君被執大罵不屈被擊仆地加以炮烙一宿死年四十七弟祉徵從子青僕十餘人皆死無一還者巡撫臣高名衡以聞奉旨下部議恤未覆子大受縣學生痛父節未表於先朝懼後世之沒而無傳也乃質言其事以告於余而爲之狀

亭林文集卷五
吳同初行狀

自余所及見里中二三十年來號爲文人者無不以浮名苟得爲務而余與同邑歸生獨喜爲古文辭砥行立節落落不苟於世人以爲狂已而又得吳生吳生少余兩人七歲以貧客嘉定於書自左氏下至南北史無不纖悉強記其所爲詩多怨聲近西州子夜諸歌曲而炎武有叔蘭服少兩人二歲姊子徐履忱少吳生九歲五人各能飲三四斗五月之朔四人者持觥至余舍爲母壽退而飲至夜半抵掌而談樂甚

旦日別去余遂出赴楊公之辟未旬日而北兵渡江余從軍於蘇歸而崑山起義兵歸生與焉尋亦竟得脫而吳生死矣余母亦不食卒其九月余始過吳生之居而問焉則其母方煢煢獨坐告余曰吳氏五世單傳未亡人惟一子一女女被俘子死矣有孫二歲亦死矣余旣痛吳生之交又念四人者持觥以壽吾母而吾今以衰經見吳生之母於悲哀其子之時於是不知涕淚之橫集也生名其沆字同初嘉定縣學生員世本儒家生尤夙惠下筆數千言試輒第一風

流自喜其天性也每言及君父之際及交友然諾則斷然不渝北京之變作大行皇帝大行皇后二誄見稱於時與余三人每一文出更相寫錄北兵至後遺余書及記事一篇又從余叔處得詩二首皆激烈悲切有古人之遺風然後知閨情諸作其寄興之文而生之可重者不在此也生居崑山當抗敵時守城不出以死死著四萬人莫知屍處以生平日憂國不忘君義形於文若此其死豈顧問哉生事母孝每夜歸必爲母言所與往來者爲誰某某最厚死後炎武嘗

三過其居無已則遣僕夫視焉母見之未嘗不涕泣又幾其子之不死而復還也然生實死矣生所爲文最多在其婦翁處不肯傳傳其寫錄在余兩人處者凡二卷

書吳潘二子事

先朝之史皆天子之大臣與侍從之官承命爲之而世莫得見其藏書之所曰皇史宬每一帝崩修實錄則請前一朝之書出之以相對勘非是莫得見者人間所傳止有太祖實錄國初人樸厚不敢言朝廷事

而史學因以廢失正德以後始有纂爲一書附於野史者大抵草澤之所聞與事實絕遠而反行於世世之不見實錄者從而信之萬厯中天子蕩然無諱於是實錄稍稍傳寫流布至於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然其卷帙重大非士大夫累數千金之家不能購以是野史日盛而謬悠之談徧於海內蘇之吳江有吳炎潘檉章二子皆高才當國變後年皆二十以上竝棄其諸生以詩文自豪旣而曰此不足傳也當成一代史書以繼遷固之後於是購得實錄復旁搜人

家所藏文集奏疏懷紙吮筆早夜矻矻其所手書盈牀滿篋而其才足以發之及數年而有聞予乃亟與之交二子皆居江村潘稍近每出入未嘗不相過又數年潘子刻國史考異三卷寄予於淮上予服其精審又一年予往越州兩過其廬及余之昌平山西猶一再寄書來會湖州莊氏難作莊名廷鑑目雙盲不甚通曉古今以史遷有左丘失明乃著國語之說奮欲著書其居鄰故閣輔朱公國楨家朱公嘗取國事及公卿誌狀疏草命胥鈔錄凡數十帙未成書而卒

廷鑑得之則招致賓客日夜編輯爲明書書冗雜不足道也廷鑑死無子家貲可萬金其父肩城流涕曰吾三子皆已析產獨仲子死無後吾哀其志當先刻其書而後爲之置嗣遂梓行之慕吳潘盛名引以爲重列諸參閱姓名中書凡百餘帙頗有忌諱語本前人詆斥之辭未經刪削者莊氏旣巨富浙人得其書往往持而恐嚇之得所欲以去歸安令吳之榮者以臧繫獄遇赦得出有吏敎之買此書恐嚇莊氏莊氏欲應之或曰踵此而來盡子之財不足以給不如以

一訟絕之遂謝之榮之榮告諸大吏大吏右莊氏不直之榮之榮入京師摘忌諱語密奏之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執莊生之父及其兄廷鉞及弟姪等并列名於書者十八人皆論死其刻書鬻書并知府推官之不發覺者亦坐之發廷鑑之墓焚其骨籍沒其家產所殺七十餘人而吳潘二子與其難當鞫訊時或有改辭以求脫者吳子獨慷慨大罵官不能堪至拳踢仆地潘子以有母故不罵亦不辨其平居孝友篤厚以古人自處則兩人同也予之適越過潘子時余

甥徐公肅新狀元及第潘子規余愼無以甥貴稍貶其節余謝不敢二子少余十餘歲而予視爲畏友以此也方莊生作書時屬客延予一至其家予薄其人學竟去以是不列名獲免於難二子所著書若干卷未脫稿又假予所蓄書千餘卷盡亡予不忍二子之好學篤行而不傳於後也故書之且其人實史才非莊生者流也

歛王君墓誌銘

王君以崇禎十四年卒後三年國變王君之子璣流

寓於吳又一年而不孝始識王生因以知王生之人與其世德之概與王生交一年而王生以狀請銘不孝以母未葬弗敢作也又一年卜葬葬有日而王生復來請銘不孝不獲辭而銘之君諱時沐字惟新其先歛之澤富人在唐曰祕閣校正希羽十七傳至名關者避元亂徙而東爲龍溪始祖又八傳至於君君大父諱福鳳始業行鹽父諱正寵承其業以至於君君以其故不克讀書然君雖業鹽而孝友急公好施有遠見能自樹乃過於世之君子若所云事其慈母

與父妾盡禮而友愛弟時洗終其身則其孝友也祖墓之木爲不肖者伐且鬻其旁地君爲捐金贖之澤富有宗祠君重作之龍溪其急大義也叔正完客杭而病曰於我葬外舅卒遺孤一人曰於我長其他恤人窮振人困多類是是其好施也同事欲因君請院司據西龍爲鹽窩君止之無何竝抵罪西龍商獨免其有遠見也好從士君子而恥謁貴人邑有司欲賓之不就其能自樹也凡此皆余之所信於王生者也君享年六十有七娶朱氏子四長璣杭州府錢塘縣

學生員次文秩次文秋次文祀孫六曾孫二以卒之年十一月甲子葬於其里象山麓蓋王氏中世爲商而通經義思用之天下者自璣始自君之沒而家益落璣遂走京師歷薊抵甯遠觀列邊之大勢每以大計干當事者不用轉客東萊而聞京師之變哭先皇帝於萊山之陽馳至南都而公卿又無下士者遂僦居於吳著信書一編以示余而爲之太息焉此固宋之遺臣所隱晦而不敢筆之書者也而王生之不撓於時若此其抱濟物之才而發憤於大義又若此

非世德之遺而能然乎銘曰
不知其人視其子子爲信人爲節士嗚呼君兮永宅
此

山陽王君墓誌銘

往余在吳中常鬱鬱無所交出門至於淮上臨河不
度徬徨者久之因與其地之賢人長者相結而王君
起田最與余善自此一二年或三四年一過也王君
與余同年月生而長余二十餘日其行事雖不同而
意相得凡余心之所存及其是非好惡無不同者雖

不學古而闇合於義仁而愛人樂善不倦其天性然
也生八歲而孤事母孝事其兄恭其居財也有讓少
爲帖括之學及中年遂閉戶不試家頗饒每受人之
負折券不較以是其產稍落而四方賓客至者未嘗
不與之周旋當余在太原而余友潘力田死於杭係
累其妻子以北少弟末年十八子身走燕都介余一
蒼頭以見王君王君曰我固聞之甯人嘗與我言潘
君力田賢士也不幸以非命終而甯人之友之弟則
猶之吾弟也迎而舍之比其歸也則曰家破矣可柰

何吾有女年且笄將壻子間二年未遂就昏王君與
未非素識也特以甯人之友故而余在遠弗及爲之
從臾也每爲余言子行遊天下二十年年漸衰可已
矣幸過我卜築一切居處器用能爲君辦之逡巡未
果而別君之日持觴送我大河之北留一宿視余上
馬爲之出涕若將不復見者乃明年余遂有山東之
厄而海岱以南地大震君亦爲里中兒所齟齬意不
自得又明年六月庚午君卒惟君生平以朋友爲天
倫其待余如昆弟而余以窮厄蹇連無能申大義於

詐愚凌弱之日者以十九年之交再三之約而不獲
與之分宅卜鄰同晨共夕其終也又不獲視其含歛
而撫其遺孤吁可悲矣君諱略字起田淮安山陽人
家清江浦之南卒時年五十七娶方氏子一寬將以
卒之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之先塋而子壻未以
狀及寬書來是不可以無銘銘曰
少而孝長而恭好禮而敦樂善而從爲義勇而與人
忠胡天不弔而降此鞠凶士絕絃人罷舂以斯銘告
無窮

富平李君墓誌銘

關中故多豪傑之士其起家商賈爲權利者大抵崇孝義尙節槩有古君子之風而士人獨循循守先儒之說不敢倍嘉靖中高陵三原爲經生領袖其後稍衰而一二賢者猶能自持於新說橫流之日以余所聞李君蓋可謂篤信好學而不更其守者邪李氏之先山西之洪洞人元時遷美原洪武初縣廢爲富平人數傳至君之曾祖諱朝觀者爲邊商以任俠著關中與里豪爭渠田爲齟齬以死而君之祖諱希奎走

闕下上書愬天子直其事大猾以次就法報父讐名動天下乃其家遂中落至君之考諱效忠中武舉稍復振君始以文補邑諸生君少而剛方績學不怠當萬厯之末士子好新說以莊列百家之言竄入經義甚者合佛老與吾儒爲一自謂千載絕學君乃獨好傳注以程朱爲宗旣得事恭定馮先生學益大進君事親孝其於諸父昆弟恭而有讓待人以嚴而引之於道治家冠婚喪祭一如禮法以是年雖少鄉人重之如王彥方黃叔度焉崇禎七年四月壬午以疾卒

亭林文集卷五
年二十七君卒之三月而關中大亂君之考武舉君以哭子繼君以沒而寇至里中妣楊氏與族人登樓泣焚死李氏之門舍良賤死者八十有一人嗚呼憐矣而孤子因篤方三歲迪篤二歲從其母田氏走之外家以免其後因篤既長乃折節讀書已爲諸生旋棄之爲詩文有聞於時而尤潛心於傳注之書以力追先賢蓋近年以來關中士子爲大全蒙引之學者自君父子倡之君沒越十有三年十月癸酉因篤始葬君於韓家村東南之新阡因篤既與崑山顧炎武

爲友且數年而曰吾先人之墓石未立將屬之子炎武不敢辭乃爲之撰次其詳則因篤之狀存焉君諱映林字暉天其沒也鄉人私謚曰貞孝先生孫男三人漢渭泗銘曰

李氏之先以節俠聞及至於君乃續斯文刊落百氏以入聖門好義力行鄉邦所尊何不永年遭室之焚有封若堂于韓之原惟德繩繩在其後昆

謁橫宮文

伏念臣草野微生干戈餘息行年五十慨駒隙之難

亭林文集卷五
畱涉路三千望龍髯而愈遠茲當忌日祇拜山陵履
雨露之方濡實深哀痛瞻松楸之勿剪猶藉神靈敢
陳于沼之毛庶格在天之馭臣某謹言

謁橫宮文二

自違陵下卽度太行遠歷關河再更寒暑茲以孟秋
之望重修拜奠之儀身先旅雁過絕塞而南飛跡似
流萍隨百川而東下感河山之如故悲灌莽之方浹
庶表忱思伏祈昭鑒

謁橫宮文三

臣炎武臣因篤江左豎儒關中下士相逢燕市悲一
劍之猶存旅拜橋山痛遺弓之不見時當春暮敬擷
村蔬聊攄草莽之心式薦園陵之事告四方之水旱
及此彌年乘千載之風雲未知何日伏惟昭格俯鑒
丹誠

謁橫宮文四

自違陵下今又八年濩落關河差池烽火想遺弓而
在望懷短策以靡前每屆春秋獨泣蒼梧之野多更
甲子仍憐絳縣之人朔氣初收光風漸轉敬羞蘊藻

亭林文集卷五
重展松楸雖鼎俎之久虛幸采恩之未壞黃圖如故
乍驚失鹿之辰白首無歸終冀攀龍之日仰憑明命
得遂溪祈

華陰縣朱子祠堂上梁文

蓋聞宣氣爲山衆阜必宗乎喬嶽明經在聖羣言實
總於真儒自夫化缺三雍風乖四始兩漢而下雖多
保殘守缺之人六經所傳未有繼往開來之哲惟絕
學首明於伊雒而微言大闡於考亭不徒羽翼聖功
亦乃發揮王道啟百世之先覺集諸儒之大成然而
代運當屯著占得遯官方峻直難久立於朝端祠祿
優遊每自安於林下睠此雲臺之側實爲寄祿之邦
子靜書中羨希夷之舊隱啟蒙序末題真逸之新名
雖風聲遠隔於殊方而道德實同乎一統家傳戶誦
久已無間寰區春祀秋嘗獨此未瞻廟貌於是邑之
薦紳耆舊以及學士青衿無不博考遺編深嗟闕典
睇琳宮之絢爛悲木鐸之幽沉爰有廷揆張君山史
王君菟採於前子德李君適之宋君宣揚於後而會
炎武跋涉關河畱連原嶽發遐情於五嶽尋墜緒於

千年卽雲臺舊院之西度香火專祠之地重邀茂宰
華陰令贊此良圖萃人力以作新捐緡錢而倡導卜
遲維城神涓吉庀材教工右帶流泉來惠風之習習前憑嶽
麓狀盛德之巍巍將使俎豆增崇章逢無絕敬泚衰
蕪之筆式陳邪許之辭

亭林文集卷之五終

亭林文集卷之六

補遺

軍制論 乙酉歲作

法不變不可以救今已居不得不變之勢而猶諱其
變之實而姑守其不變之名必至於大弊今日之軍
制可謂高皇帝之軍制乎其名然其實變矣而上下
相與守之至於極而因循不改是豈創制之意哉高
皇帝云吾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自今言之費乎
不費乎百萬之兵安在乎而猶以爲祖制則然此所
謂相蒙之說也嘗考古春秋周禮寓兵於農之說未

嘗不喟然太息以爲判兵與農而二之者三代以下
之通弊判軍與兵而又二之者則自國朝始夫一民
也而分之以爲農又分之以爲兵是一農而一兵也
弗堪一兵也而分之以爲軍又分之以爲兵是一農
而二兵也愈弗堪一兵也而分之以爲衛兵又分之
以爲民兵又分之以爲募兵是一農而三兵也又益
弗堪不亟變勢不至盡毆民爲兵不止盡毆民爲兵
而國事將不忍言矣二祖之制京師設都督府五衛
七十二畿甸設衛五十各省設都指揮使司二十一

畱守司二衛百九十一守禦屯田羣牧千戶所二百
十有一邊徼設宣慰安撫長官司九十五番夷都司
衛所百有七以五千六百人爲衛千一百二十人爲
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爲百戶所給軍田立屯堡且耕
且守人受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半贍其人半給
官俸及城操之軍有儆朝發夕至若是天下何病乎
有兵而又烏乎復立兵久安弛備政圯伍虛正統末
始令郡縣選民壯弘治中制里僉二名若四五名有
調發官給行糧正德中計丁糧編機兵銀人歲食至

七兩有奇悉賦之民此謂之機快民壯而兵一增制一變又久備益弛盜發雍豫蔓延數省民兵不足用募新兵倍其精以爲長征之軍而兵再增制再變屯衛者曰我烏知兵轉漕耳守禦非吾任也故有機壯而屯衛爲無用之人民壯曰我烏知兵給役耳調發非吾任也故有新募而民壯爲無用之人臣嘗合天下衛所計之兵不下二百萬國家有兵二百萬可以無敵而曾不得一人之用二百萬人之田不可謂不贍而曾不得一升一合之用故曰高皇帝之法亡矣

然則將盡衛所之軍而兵之官而將之乎曰不能抑將盡衛所之軍而廢之田而奪之乎曰不能請於不變之中而寓變之之制因已變之勢而復創造之規舉尺籍而問之無缺伍乎缺者若干人收其田以新兵補之大集伍而問之皆勝兵乎不勝者免收其田以新兵補之五年一閱汰其羸登其銳而不必世其人若然則不費公帑一文而每衛可得若干人之用推之天下二百萬之兵可盡復也矧今日駐蹕南中輓漕之卒歲省數倍以爲兵則強以爲農則富而不

亭林文集卷六
及時之宜一爲變通俾此百十萬人襲兵之名糜兵
之食而不能張券注矢爲國家毫毛之用是國家長
棄此百十萬人並此百十萬人之田而終世不復也
則物力烏得不詘軍政烏得不窳又何以兆謀敵愾
成克復之勳哉

形勢論

昔之都於南者吳東晉宋齊梁陳南唐南宋凡八代
當吳之世三方鼎峙西以巴丘北以皖城濡須爲境
迨其亡也則以長江之險先爲晉有永嘉南渡荆豫

青兗及徐之半入於劉石梁益入於李雄以合淝淮
陰壽陽泗口角城爲重鎮至苻姚慕容之亂始得青
兗梁益而宋因之及元嘉北伐碣磔喪師佛狸之馬
屯於瓜步於是乎守江矣拓跋奄有中原齊梁嗣主
江左淮南北並爲戰場太清內禍承聖尋兵齊畧淮
南魏收蜀漢而江陵淪陷陳氏軼興西不得蜀漢北
失淮淝以長江爲境於是乎守江矣幅員日狹國祚
彌短采石京口同時並濟卒并於隋南唐旣失淮南
亦以江爲境國遂不支宋都臨安與金人盟中淮流

爲界西拒大散關端平滅金蔡州挑兵蒙古寶祐失
蜀咸淳失襄樊元兵南下幼主銜璧豈非大勢然耶
嘗厯考八代興亡之故中天下而論之竊以爲荆襄
者天下之吭蜀者天下之領而兩淮山東其背也蜀
據天下之上流昔之立國於南者必先失蜀而後危
仆從之蜀爲一國而不合於中原則猶可以安孫吳
之於漢東晉之於李雄是也蜀合於中原而并天下
之力資上流之勢以爲我敵則危王濬自巴丘東下
劉整謀取蜀以規宋是也故守先蜀若輯蜀之人因

其富出兵秦鳳涇隴之間以撼天下不難故戰先蜀
趙鼎言經營中原自關中始經營關中自蜀始幸蜀
自荆襄始陳亮言荆襄據江左上流西接巴蜀北控
關洛楚人用之虎視齊晉與秦爭帝東晉以來設重
鎮以扼中原孟珙言襄樊國之根本百戰復之當加
經理蓋宋人之論如此及元取宋果自襄陽樊城以
度鄂故以天下之力圍二城者五年及其渡江不二
年而取臨安矣故無蜀猶可以國東晉是也無荆襄
不可以國楚去陳徙壽春是也無淮南北而以江爲

守則亡陳之禎明南唐之保大是也故厚荆襄急古之善守者所憑在險而必使力有餘於險之外守淮者不於淮於徐泗守江者不於江於兩淮此則我之戰守有餘地而國勢可振故阻兩淮急或曰高皇帝嘗以南取北矣而何屢屢守之謂愚曰固也夫取天下者必居天下之上游而後可以制人英雄無用武之地則事不集且人知高皇帝之都金陵而不知高皇帝之所以取天下當江東未定先以大兵克襄漢平淮安降徐宿而後北畧中原此用兵先得地勢也

且楚之霸也在邲漢高之起自沛入秦自南陽析酈光武起自南陽宋武滅南燕自淮入泗滅秦自汴入河此皆古來以南伐北之明證有地利而後動者也如愚之策聯天下之半以爲一用之若常山之蛇則雖有苻秦百萬之師完顏三十二軍之衆不能闕我地而蓄威固銳以伺敵人之暇則功可成也此戰守兼得之謀而用兵之上術也

田功論

天下之大富有二上曰耕次曰牧國亦然秦楊以田

農而甲一州烏氏橋姚以畜牧而比封君此以家富也棄穎粟而郃封非子蕃息而秦胙此以國富也事有策之甚迂爲之甚難而卒可以并天下之國臣天下之人者莫耕若嘗讀宋魏了翁疏以爲古人守邊備塞可以紓民力而老敵情唯務農積穀爲要道又言有屯田有墾田大兵之後田多荒萊諸路閒田當廣行招誘令人開墾因可復業則耕穫之實效往往多於屯田蓋並邊之地久荒不耕則穀貴貴則民散散則兵弱必地闢耕廣則穀賤賤則人聚聚則兵強

請無事屯田之虛名而先計墾田之實利募土豪之忠義者官爲給助隨便開墾畧計所耕可數千頃明年此時便收地利可食賤粟況耕田之忙又皆可用之兵萬一有警家自爲守人自爲戰比于倉卒遣戍亦萬不侔無屯田之名而有屯田之實無養兵之費而又可潛制驕悍之兵不惟可以制虜而又以防他盜之出人不數年間邊備隱然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愚以爲此正今日之急務夫承平之世田各有主今之中土瀰漫蒿萊誠田主也疾力耕不者籍而予新

眈不可使吾國有曠土若是人必服一易屢豐之日
視粟爲輕今干戈相承連年大饑人多艱食必勸於
耕二易古之邊屯多於沙磧今則大河以南厥土塗
泥水田揚州陸田穎壽修羊杜之遺跡復上元之舊
屯三易久荒之後地力未洩粟必倍收四易然而有
三難大農告絀出數十萬金錢求利於四三年之後
一難朝不能久任人不甘獨勞斲以數年之力專任
一人二難天有旱澇歲有豐凶若何承矩之初年種
稻霜早不成幾於阻格三難愚請捐數十萬金錢予

勸農之官毋問其出入而三年之後以邊粟之盈虛
貴賤爲殿最此一人者欲邊粟之盈必疾耕必通商
必還定安集邊粟而盈則物力豐兵丁足城圍堅天
子收不言利之利而天下之大富積此矣

錢法論

莫善於國朝之錢法莫不善於國朝之行錢考之史
景王鑄大錢周錢蓋一變漢承秦半兩已爲莢錢爲
四銖爲三銖爲五銖爲赤仄爲三官逮於靈獻爲四
出爲小錢漢錢凡九變唐鑄開通已更鑄大錢則有

乾封乾元重稜唐錢凡四變宋做開通舊式西事起
鑄大錢崇甯鑄當十嘉定鑄當五又雜用鐵錢交子
會子而法彌弊宋錢亦三四變每錢之變貨物騰躍
輕重無常而民苦之國朝自洪武至正德十帝而僅
四鑄以後帝一鑄至萬厯而制益精錢式每百重十
有三兩輪郭周正字文明潔蓋倣古不愛銅惜工之
意而又三百年來無改變之令市價有恆錢文不亂
民稱便焉此錢法之善也然至於今物日重錢日輕
盜鑄雲起而上所操以衡萬物之權至於不得用何

哉蓋古之行錢者不獨布之於下而亦收之於上漢
律人出算百二十錢是口賦之入以錢管子鹽筴萬
陣之國爲錢三千萬是鹽鐵之入以錢商賈緡錢四
千而一算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商賈軺車二算
船五丈以上一算是關市之入以錢令民占賣酒租
升四錢是權酷之入以錢隆慮公主以錢千萬爲子
贖死是罰鍰之入以錢晉氏南渡凡田宅奴婢馬牛
之券每直一萬稅四百是契稅之入以錢張方平言
屋廬正稅茶鹽酒醋之課率錢募役青苗入息之法

以歛天下之錢而上之資予祿給慮無不用錢自上
下自下上流而不窮者錢之爲道也今之錢則下而
不上僞錢之所以日售而制錢日壅未必不由此也
請畧倣前代之制凡州縣之存留支放一切以錢代
之使天下非制錢不敢入於官而錢重錢重而上之
權重賈山有言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
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
長也故計本程息之利小權歸於上之利大今市肆
之錢惡而制錢亦與俱惡以故市肆之錢賤而制錢
亦與俱賤是上無權以下爲權也上亦何利之有此
無他上不收錢錢不重也愚故曰莫不善於今之行
錢是賈生所謂退七福而行博禍者也

子胥鞭平王之尸辨

人之大倫曰君臣曰父子臣事君猶子事父也苟爲
父報讐則必甘心焉而後已甘心焉而後已者於凡
人可也於君則有不得以行之者矣太史公言子胥
鞭楚平王之尸春秋傳不載而子因以疑之疑春秋
以前無發冢戮尸之事而子胥亦不得以行之平王

也鄭人爲君討賊不過斲子家之棺而已齊懿公掘
郕歆之父而刑之衛出公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
平莊之上傳皆書之以著其虐是春秋以前無發冢
戮尸之事也平王固員之父讐而亦員之君也且淫
刑之罪孰與篡試一人之讐孰與普天報怨之師孰
與討賊唐莊宗尚不加於朱温而子胥以加之平王
吾又以知其無是事也考古人之事必於書之近古
者穀梁傳云吳入楚撻平王之墓賈誼新書亦云呂
氏春秋云鞭荆平之墓三百越絕書云子胥操捶笞

平王之墓淮南子云闔閭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
宮而季布傳亦言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
蓋止於鞭墓而傳者甚之以爲鞭尸使後代之人蔑
棄人倫讐對枯骨趙襄子漆智伯之頭王莽發定陶
恭王母丁姬之冢慕容雋投石虎尸於漳水姚萇俛
撻苻堅薦之以棘王頒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
而飲之楊璉真珈取宋諸帝之骸與牛馬同瘞或快
意於所仇或肆威於亡國未必非斯言啓之也然則
鞭墓可乎亦曰員之所以爲員而已矣

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攷之史傳則未見其有以爲富國之術也當周之時酒有權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而並罷之夫酒權鹽鐵市征乃後世以爲關於邦財之大者而隋一無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匹者減爲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爲三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繼而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日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稅十年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

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則其於賦稅復闕畧如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卽營新都徙居之繼而平陳又繼而討江南嶺表之反側者則此十餘年之間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於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則又未嘗嗇於用財也夫旣非苛賦歛以取財且時有征役以糜財而賞賜復不吝財則宜用度之空匱也而何以殷富如此考之於史則

言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薑以鹽袋進香皆以爲費用大加譴責嗚呼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者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漢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朴儉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後之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黨遂倡爲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至其富國強兵之效不逮隋遠甚豈不繆哉

天下郡國利病書序

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卽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爲輿地之記一爲利病之書亂後多有散佚亦或增補而其書本不曾先定義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勢民風與今不盡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

姑以初藁存之篋中以待後之君子斟酌去取云爾

肇域志序

此書自崇禎己卯起先取一統志後取各省府州縣志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志書一千餘部本行不盡則注之旁旁又不盡則別為一集曰備錄年來餬口四方未遑刪訂以成一家之書歎精力之已衰懼韋編之莫就庶後之人有同志者為續而傳之俾區區二十餘年之苦心不終泯沒爾

下學指南序

今之言學者必求諸語錄語錄之書始於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語錄幾於充棟矣而淫於禪學者實多然其說蓋出於程門故取慈谿黃氏日鈔所摘謝氏張氏陸氏之言以別其源流而衷諸朱子之說夫學程子而涉於禪者上蔡也橫浦則以禪而入於儒象山則自立一說以排千五百年之學者而其所謂收拾精神掃去階級亦無非禪之宗旨矣後之說者遞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而其術愈深其言愈巧無復象山崖異之迹而示人以易信苟讀此編則知其說

固源於宋之三家也嗚呼在宋之時一陰之妬也其在於今五陰之剝也有能繇朱子之言以達夫聖人下學之旨則此一編者其碩果之猶存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得有厚望於後之人也夫

吳才老韻補正序

余爲唐韻正已成書矣念考古之功實始於宋吳才老而其所著韻補僅散見於後人之所引而未得其全頃過東萊任君唐臣有此書因從假讀之月餘其中合者半否者半一一取而注之名曰韻補正以附

古音表之後如才老可謂信而好古者矣後之人如陳季立方子謙之書不過襲其所引用別爲次第而已今世甚行子謙之書而不知其出於才老可歎也然才老多學而識矣未能一以貫之故一字而數叶若是之紛紛也夫以余之謏陋而獨學無朋使得如才老者與之講習以明六經之音復三代之舊亦豈其難而求之天下卒未見其人而余亦已老矣又焉得不於才老之書而重爲之三歎也夫

書故總督兵部尙書孫公清屯疏後

國家當危亂之日未嘗無能任事之人而嘗患於不用用矣患不專用之專且效矣患於輕徙其官使之有才不得遂其用以至於敗而國隨之若總督兵部尙書孫公之事可悲矣方崇禎朝流賊爲秦患且五六年天子一旦用公巡撫陝西於是兵且日增而餉絀公以爲國家之所以足軍食者屯田也承平既久而額設之田乃爲權豪有力者所據以至隱占侵沒弊孔百出而軍食虧軍食虧而國家且不得一軍之用是國家之患不在賊而在隱占侵沒之人也於是

下令清屯健丁一授田百畝免其租課其餘地分爲三等徵糧濟餉先行之於西安三衛而軍果大譁斬李進成等七人而後定持之不變期月之間所清釐而歸之天子者計兵得九千餘餉銀一十四萬天子爲降詔褒賞進秩而關中之賊或斬或擒或撫三年關中幾無賊矣而東邊告急天子用武陵楊公之言召公入援遂用之督師薊州又移之保定而公請陛見不許因以病辭且得罪下獄及賊陷襄雒復出公總督軍務公至關中而事已不可爲矣使當日用他

將統勤王之師而自陝以西悉委之公十年而奏其效則他邊方雖潰敗而公必能爲國家保有關中以待天子且使賊不得關中必不敢長驅而向闕也一詔移公而國之存亡乃判於此予讀公清屯疏及文移而深有感焉公之子世瑞世甯請爲公立傳而功狀缺佚不得其詳故特舉其大者書之於此以見公以一身而係天下之重然則天下未嘗無人而患於不用又患於用之而徒用徒之間無幾何時而大事已去此忠臣義士所以追論而流涕者嗚呼先帝末年之事可勝歎哉

廣師

茗文汪子刻集有與人論師道書謂當世未嘗無可師之人其經學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顧子甯人李子天生其內行瀟備者吾得二人焉曰魏子環極梁子曰緝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當過情之譽而同學之士有茗文所未知者不可以遺也輒就所見評之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爲已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

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
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
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
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於朋
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
臣至於達而在位其可稱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
之所得議也

與盧某書

夙仰鴻名未獲奉教良深傾仰茲有白者閭門外義

學一所中奉先師孔子旁以寒宗始祖黃門公配食
黃門吳人而此地爲其讀書處是以歷代相承未之
有改嘗爲利濟寺僧所奪寒宗子姓訟而復之史郡
伯祁撫臺記文昭然可據非若鄉賢祠之列置前獻
可以遞增也近日瞻拜間忽添一盧尙書牌位不勝
驚訝問之典守則云有令姪欲爲奉祀生員而借託
於此者夫尙書爲君家始祖名德著聞與我祖黃門
豈有優劣然考尙書當日固嘗從祀學宮而嘉靖九
年奉旨移祀其鄉矣尙書之鄉爲涿郡涿縣則今之

涿州也尙書之官爲九江廬江二郡太守則今之廬
州壽州也漢史本傳尙書當日足跡從未至吳旣非
吳人又非吳官爲子孫者欲立家祠自當別創一室
特奉一主而偏處異姓之鼻宮援附無名之血食於
義何居夫吳中顧陸河北崔盧並是名門各從本望
天下之忠臣賢士多矣國家之制止於名宦鄉賢是
以蘇州府志載本郡氏族一卷有顧無盧載本郡祠
廟一卷有顧野王而無盧某府志出自君家教諭所
修乃猶不敢私爲出入豈非前哲之公心史家之成
法固章章若此乎夫國乘不書碑文不紀憲冊不載
邦人不知旣非所以章先德而崇大典又況几筵不
設爐供不具而以尺許之木主側置先師之坐隅於
情爲不安於理爲不順寒宗子姓嘖有繁言不佞謂
范陽大族豈無知禮達孝之士用敢直陳於左右伏
祈主持改正使兩先賢各致其尊崇而後裔得免於
爭訟所全實多矣臨楮顛切

答友人論學書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來教單提心字

而未竟其說未敢漫爲許可以墮於上蔡橫浦象山
三家之學竊以爲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
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
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
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爲撥亂反正移
風易俗以馴致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不談一切詩
賦銘頌贊誄序記之文皆謂之巧言而不以措筆其
於世儒盡性至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
之常而不入於空虛之論僕之所以爲學者如此以

質諸大方之家未免以爲淺近而不足觀雖然亦可
以弗畔矣夫楊子有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
之以卓少聞則無約也少見則無卓也此其語有所
自來不可以其出於子雲而廢之也世之君子苦博
學明善之難而樂夫一超頓悟之易滔滔者天下皆
是也無人而不論學矣能弗畔於道者誰乎相去千
里不得一面敢率其胸懷以報嘉訊幸更有以教之

與友人辭往教書

羈旅之人疾病顛連而託跡於所知雖主人相愛時

亭林文集卷六
有蔬菜之供而饗飧一切自給在我無忤於彼爲厚
此人事之常也若欲往三四十里之外而赴張兄之
請則事體迥然不同必如執事所云有實心向學之
士多則數人少則三四人立爲課程兩日三日一會
質疑問難冀得造就成材以續斯文之統卽不能盡
依白鹿之規而其遺意須存一二恐其未必辦此則
徒舖綴也豈君子之所爲哉一身去就係四方觀瞻
不可不慎廣文孫君與弟有舊同張兄來此劇論半
日當亦知弟爲蹉蹉之人矣

規友人納妾書

董子曰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房是故新壯者十日
而一遊於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
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
矣炎武年五十九未有繼嗣在太原遇傅青主浼之
診脈云尙可得子勸令置妾遂於靜樂買之不一二
年而衆疾交侵始思董子之言而瞿然自悔立姪議
定卽出而嫁之嘗與張稷若言青主之爲人大雅君
子也稷若曰豈有勸六十老人娶妾而可以爲君子

亭林文集卷六
者乎愚無以應也又少時與楊子常先生最厚自定夫亡後子常年逾六十素有目眚買妾二人三五年間目遂不能見物得一子已成童而天亡究同於伯道此在無子之人猶當以爲戒而況有子有孫又有曾孫者乎有曾孫而復買妾以理言之則當謂之不祥以事言之則朱子斗詩有所謂好人歎者卽西安府人殷鑒不遠也伏念足下之年五十九同於弟有目疾同於子常有曾孫同於西安之好人故舉此爲規未知其有當否

答徐甥公肅書

幼時侍先祖自十三四歲讀完資治通鑑後卽示之以邸報泰昌以來頗窺崖畧然憂患之餘重以老耄不談此事已三十年都不記憶而所藏史錄奏狀一二千本悉爲亡友借觀中郎被收琴書俱盡承吾甥來札惓惓勉以一代文獻衰朽詎足副此旣叨下問觀書柱史無妨往還正未知絳人甲子郊子雲師可備趙孟叔孫之對否耳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憶昔庚辰辛巳之間國步阽危方州瓦解而老成碩

彥品節矯然下多折檻之陳上有轉圜之聽思賈誼
之言每聞於論旨烹弘羊之論屢見於封章遺風善
政迄今可想而昊天不弔大命忽焉山嶽崩頽江河
日下三風不做六逆彌臻以今所覩國維人表視昔
十不得二三而民窮財盡又倍蓰而無算矣身當史
局因事納規造郟之謨沃心之告有急於編摩者固
不待汗簡奏功然後爲千秋金鏡之獻也關輔荒涼
非復十年以前風景而雞肋蠶叢尚煩戎畧飛芻輓
粟豈顧民生至有六旬老婦七歲孤兒挈米八升赴

營千里於是強者鹿銜弱者雉經闔門而聚哭投河
併村而張旗抗令此一方之隱憂而廟堂之上或未
之深悉也吾以望七之齡客居斯土飲瀆餐霞足怡
貞性登巖俯澗將卜幽棲恐鶴唳之重驚卽魚潛之
非樂是以忘其出位貢此狂言請賦祈招之詩以代
麥邱之祝不忘百姓敢自託於魯儒維此哲人庶興
哀於周雅當事君子倘亦有聞而歎息者乎東土饑
荒頗傳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輿謠涉青雲以遠遊駕
四牡而靡騁所望隨時示以音問不悉

亭林文集卷六
與楊雪臣

想年來素履康豫盛德日新而愚所深服先生者在不刻文字不與時名至於朋友之中觀其後嗣象賢食舊頗復難之郎君博採文籍而不赴科場此又今日教子者所當取法也人苟徧讀五經畧通史鑑天下之事自可洞然患在爲聲利所迷而不悟耳向者日知錄之刻謬承許可比來學業稍進亦多刊改意在撥亂滌汚法古用夏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自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以示人也若音學五書

爲一生之獨得亦足羽翼六經非如近時拾藩之語而亦不肯供他人捉刀之用已刻之淮上矣平生志行知己所詳惟念昔歲孤生漂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懷恐近伯鸞之竈且九州歷其七五嶽登其四未見君子猶吾大夫道之難行已知矣爾乃徘徊渭川畱連仙掌將營一畝以畢餘年然而霧市雲巖人烟斷絕春畦秋圃虎跡縱橫又不能不依城堡而架椽向隣翁而乞火視古人之棲山飲谷者何其不侔哉世旣滔滔天仍夢夢未知此生

亭林文集卷六
尚得相見否輒因使羽附布區區

與戴耘野

一別廿載每南望鄉關屈指松陵數君子何嘗不緬
想林宗長懷仲蔚音儀雖闊志嚮靡移其如一鴈難
逢雙魚莫寄而故人良友存亡出處之間又不禁其
感涕矣遙審素履無恙風節彌高已成三輔之書獨
表千秋之躅晨星碩果非君而誰弟生罹多難淪落
異邦長爲率野之人無復首邱之日然而九州厯其
七五嶽登其四今將卜居太華以卒餘齡百家之說

粗有關於古人一卷之文思有裨於後代此則區區
自矢而不敢惰偷者也關中詩五首寄次耕詩一首
呈覽可以徵出處大概昔年有纂錄南都時事一本
可付旣足持來尊著流寇編年殉國彙編聞已脫藁
所恨道遠無從披讀敬佇德音以慰懸企

與潘次耕

接手札如見故人追念痛酷其何以堪古人於患難
之餘而能奮然自立以亢宗而傳世者正自不少足
下勉旃毋怠承諭負笈從遊古人之盛節僕何敢當

然中心惓惓思共晨夕亦不能一日忘也而頻年足跡所至無三月之淹友人贈以二馬二騾裝馱書卷所雇從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此不足以累足下也近則稍貸貲本於鴈門之北五臺之東應募懇荒同事者二十餘人闢草萊披荆棘而立室廬於彼然其地苦寒特甚僕則遨遊四方亦不能畱住也彼地有水而不能用當事遣人到南方求能造水車水碾水磨之人與夫能出資以耕者大抵北方關山之利過於墾荒畜牧之獲饒於耕耨使我有澤中千牛羊則江南不足懷也列子盜天之說謂取之造物而無爭於人若今日之江南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微如蠛蠓亦豈得容身於其間乎文淵子春竝於邊地立業足下倘有此意則彼中亦足以豪但恐性不能寒及家中有累耳徐介白久不通書爲我以此字達之知區區未死字內猶有一故人也

答毛錦銜

異姓爲後見於史者魏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吳朱然本姓施以姊子爲朱後惟此二人爲賢而賈謚

亭林文集卷六
之後充則有莒人滅郕之議矣惟晉書有一事與君
家相類云吳朝周逸博達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爲周
氏所養周氏自有子時人有議逸者逸敷陳古事卒
不復本姓學者咸謂爲當然亦未可引以爲据以經
典別無可証也

與毛錦銜

比在關中畧做橫渠藍田之意以禮爲教夫子嘗言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然則君子之爲學將以修身將以立命舍禮其何由
哉吾之先元歎丞相在吳先主朝以嚴見憚先主每
言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吾見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
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故欲反其所爲衛詩言武
公之德曰瑟兮僖兮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倘有如
阮藉之徒猖狂妄行而嫉禮法爲仇讐者則亦任之
而已憶昔萬曆庚申吾年八歲今年元旦作一對曰
六十年前二聖升遐之歲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
便中有字與吳門可代爲錄此與一二耆舊知心者

觀之知此迂拙之叟猶在人間耳一詩并附

亭林文集卷六終

亭林先生餘集序

予年十六時應童子試至崑山仲兄自家省余一日
偕出遊於市見抄本亭林集一帙兄得而售之以授
予予閱其文中多點竄意先生所手定以既刻本校
之其所佚者十餘篇蓋編集時爲門人所削者也然
先生生平忠孝大節實具見於此其不可以無傳也
爰錄而序之曰文之至者必根於天性古之人忠孝
之實鬱於中磅礴於外明而爲日月怒而爲雷霆流
而爲江湖其氣充乎天地故天地開氣之所之莫非

亭林集
其文之所著也其有不容已於言者於以自宣其忠
孝之實而其文亦遂與天地之氣上下同流亙古而
不息稽古唐虞三代禹皋陶益稷之謨伊周之訓誥
大小雅正變之詩尚矣下至屈原賈生劉子政諸葛
孔明陸敬輿劉去華陳同甫文宋瑞鄭所南諸公其
生平未嘗求工於文不過道其意所欲言而止而後
之人讀其文往往感憤流涕不能自己若生當其時
而身其憂患者蓋忠孝之實無閒於人人唯此諸公
能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而豈一人一世之事哉亭

林顧先生閒代通儒有扶世立教之志而生逢革命
無所發抒孤忠磊磊至老不渝其所爲文至於家國
存亡之際慷慨傷懷天性激發以視屈原賈生未知
其孰先而孰後也先生嘗受官唐王時見於文故編
集者不能無隱避然伏觀明史凡明臣之自靖於諸
王者皆大書而表之我

朝教忠之意至深遠矣彼區區務爲隱諱者豈足以
識大公之道昭然爲萬古立臣子之大防也哉昔所
南心史沈古井中垂三百年而復出於世今先生沒

且百年而斯文乃屬於子是殆有不偶然者詩曰民
之秉彜好是懿德吾儕亦勉而求盡乎忠孝之實以
副先生扶世立教之志則先生之言雖不效於時其
有功於後世爲何如也乾隆三十八年冬十月長洲
後學彭紹升序

亭林餘集目錄

崑山顧炎武甯人著

廟號議

廟諱御名議

書太虛山人象象譚後

三朝紀事闕文序

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寇公墓誌銘

文林郎貴州道監察御史王君墓誌銘

常熟陳君墓誌銘

亭林餘集
從叔父穆菴君行狀

先妣王碩人行狀

與潘次耕札五首

與任鈞衡

與陸標亭

亭林餘集目錄終

亭林餘集

廟號議

臣聞之禮曰祖有功而宗有德昔在商時賢聖之君六七作而稱宗者三太宗中宗高宗而已漢室之興文曰太宗武曰世宗宣曰中宗惠景昭三帝皆不稱宗是知帝以繫君人之統宗以表前人之德是以帝祧而宗不祧此仁之至義之盡也本朝循唐宋之制二祖以下列聖無不稱宗若建文君及景皇帝皆履帝位而不終故憲宗之追諡廟戾王也曰恭仁康定

景皇帝夫稱帝以致其仁不稱宗以致其義萬世之下無可復議者矣惟建文君未追諡二百年以來臣子之情有遺惻焉而南渡之初乃追上建文君諡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覲文揚武克仁篤孝讓皇帝廟號惠宗追上景皇帝諡曰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顯德崇孝景皇帝廟號代宗夫代宗二字惟唐有之唐諱世改世曰代代宗卽世宗也本朝既有世宗而復號代宗可乎惠宗二字元人之所以號其末帝者也加之建文君似亦未協臣請勅廷臣會議景

皇帝宜從成化之諡建文君可別上尊諡而皆不必稱宗若以除去尊號爲嫌則古之人有行之者矣漢王莽上元帝廟號曰高宗成帝廟號統宗平帝廟號元宗建武中皆去之後漢和帝廟號穆宗安帝廟號恭宗順帝廟號敬宗桓帝廟號威宗初平元年有司奏四帝無功德不宜稱宗請除尊號制曰可唐高宗太子宏追諡孝敬皇帝廟號義宗開元六年有司上言準禮不合稱宗於是停義宗之號當時之人未有非之者也又按唐書德宗初立禮儀使吏部尙書顏

眞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諡元宗未
姦臣竊命列聖之諡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
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乎蓋稱其
至者故也故諡多不爲褻少不爲貶今列聖諡號太
廣有踰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諡睿宗曰聖眞
皇帝元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孝宣皇帝以省文尙
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眞卿議
獨兵部侍郎袁倬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
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所刻乃初

諡也史家之言亦以眞卿爲是今若裁二帝之稱宗
以致嚴於二祖列宗此則酌文質之中而體親親之

殺者也亦何嫌乎臣又按大明會典

自注引會典有闕蓋自正統七

年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上尊諡曰誠孝恭肅明德
宏仁順天啓聖太皇太后後遂因之此楊士奇胡濙
諸臣不學及世宗實錄成化二十三年孝宗卽位追
之故也

上母妃紀氏尊諡曰孝穆慈惠恭恪莊儕宗天承聖

皇太后宏治十七年上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周氏尊

諡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太皇太后嘉靖

二年追上壽安皇太后邵氏尊諡曰孝惠康肅溫仁

懿順協天佑聖皇太后七年復追稱太皇太后十五年上諭夏言以皇太后太皇太后乃生時尊稱似當更定東閣集議上言孝肅太皇太后請止稱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皇后不用睿字孝穆皇太后止稱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宗天承聖皇后孝惠太皇太后止稱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后俱不用純字則嫡庶之稱可別夫婦之分無嫌尊親之道兼盡上從之此則皇太后太皇太后之稱第致尊於生事之時而不加之升祔之後可以垂法於後世矣

南渡之初尊皇妣某氏曰孝誠端惠慈順貞穆皇太后皇祖妣鄭氏曰孝甯溫穆莊惠慈懿憲天裕聖太皇太后當日禮臣亦未稽之於會典也臣考唐書后妃傳順宗莊憲皇后王氏崩初稱諡曰莊憲皇太后禮儀使鄭絀議秦漢以來天子之后稱皇后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崩亦如之加太者所以別尊稱也若諡冊入陵神主入廟卽當除去太字開元六年太常奏昭成皇太后諡號曰入廟稱后義繫於夫在朝稱太后義繫於子此載諸史冊垂之不刊者也

宋史禮院亦言太者生事之禮不當施於宗廟而通鑑梁豫章王棟卽位追尊其祖母金華敬妃爲敬太皇太后胡三省註亦以爲非又考宋臣呂祖謙讀詩記曰摯仲氏任繫其夫而言也太任繫其子而言也稽之故事合之經義太之一字實不可通所當循嘉靖十五年之例一體改正者也臣又恭讀烈皇帝尊號有揆文奮武四字按書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孔安國傳曰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又曰文教外之二百里奮

武衛天子所以安蔡沈傳曰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義甚明用之尊諡實所未安臣聞當日南京新立邦禮繁多禮部尙書顧錫疇素不考古一切諡號悉聽其門人謝復元撰定以不學之宗伯任委巷之小夫逞其胸臆目無旁人以至諡冊一頒天下用爲譏笑今當聖明御極之日可不亟爲更定乎記曰非天子不議禮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定一代尊親之制以告宗廟以垂子孫事

如有待臣不勝惓惓謹議

廟諱御名議

臣聞諱名之禮始自周人然記曰既卒哭宰夫執木
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不於其生也又曰二名
不偏諱詩書不諱廟中不諱臨文不諱諱者所以爲
恭不諱者所以爲信此聖人之法傳之萬世而不易
者也自漢以下人君之諱乃至不勝其繁而本朝之
制則有不然者伏讀大明會典凡進表箋及一應文
字遇有御名廟諱合依古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寫

字之際不必缺其點畫惟二字相連必須迴避又大
明律一款凡上書奏事誤犯御名及廟諱者杖八十
餘文書誤犯者笞四十若爲名字觸犯者杖一百其
所犯御名及廟諱聲音相似字樣各別及有二字止
犯一字者皆不坐罪此本朝之制所以遠軼漢唐而
上同周禮者也古之諱也以敬今之諱也以文以敬
則少而不爲簡以文則諱日多而敬日衰故太祖高
皇帝之制諱稍闊畧於其文乃所以責臣子之敬也
崇禎以後誠薄而文繁於是有徧諱二名假借別字

臣竊以祖制求之其可議者有五夫君前臣名父前子名天下之通義也春秋書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同莊公名也不諱者君前父前之義也書顧命逆元子釗於南門之內釗康王名也不諱者君前父前之義也國史爲一代之書不載帝諱何以傳信後世臣請依歷朝實錄之例於列聖建立之初大書曰立皇子某爲皇太子曰立皇子某爲某王並直書御名不必減去點畫以合君前父前之義此後除郊廟祝文外不再見御名以盡臣子諱君之禮此所當

議者一也御名下一字惟皇帝用之上一字則皇帝與諸王宗室之所同也歷朝實錄並不諱上一字如漢王高煦之類並從直書亦不減去點畫今則以常爲嘗由爲繇將欲廣諱名之義而不知擅改賜名變亂玉牒反爲臣子之大罪再考廟諱上一字如以太祖之諱而避之則列聖之稱元年其可改乎如以仁宗之諱而避之則廟號之稱高皇帝其可改乎又如孝潔肅皇后諡號有翊聖字神宗之世何以不改乎又考歷科試錄命題如憲宗朝成化七年山東鄉試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一節十六年山西鄉試孔子有見行可之任一節武宗世宗朝則正德二年河南鄉試博厚所以載物也二句嘉靖七年福建鄉試十七年會試並博厚所以載物也一節十六年順天鄉試天地之道博也厚也一節二十二年應天鄉試今夫天二段中有廣厚字二十八年浙江鄉試博厚配地一節三十一年四川鄉試博厚所以載物也二節四十年順天鄉試久則徵四句中有二博厚字熹宗朝則天啓元年四川鄉試民可使由之皆不避御

名上一字又如憲宗成化十三年應天鄉試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一章武宗正德十一年福建山西鄉試並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皆不避御名下一字請依祖制詩書史傳之文凡二字不相連者並許直書自所作文避下字不避上字此所當議者二也天下衛府州縣之名同於廟諱者甚多臣考英宗朝不改鎮海鎮江鎮沅鎮遠衛府等名憲宗朝不改深州深澤等名武宗朝不改日照縣至萬曆三年始改鈞州爲禹州崇禎某年改洛陽洛南洛平等縣俱作維

一則別賜新名一則古字通用並爲合理若聖安皇帝諱本從山而松字自是韓憲王諱乃一切改之又不知古字有楷策可通松江之本作淞而並改嵩字文疏義舛臣考周厲王名胡不改胡國秦莊襄王名楚改楚爲荆豈周人之尊其君反不若秦人哉本朝諱制闕畧正同周人一洗嬴秦以來之陋一切地名除禹州雒陽雒南雒平外合並仍舊此所當議者三也又人名犯廟諱者方國珍犯仁祖廟諱劉基犯宣宗廟諱鄧鎮犯英宗廟諱胡深寇深犯憲宗廟諱魏

校犯熹宗廟諱此類尙多考之實錄並從直書夫以臣子之名上同君父雖一先一後本自無妨而大書屢書恐亦未便記曰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請依沈約宋書例於本傳首曰名某字某名犯某宗廟諱以字行而傳中並稱其字然臣又考元史修於洪武二年中有卜天璋傳竟直書不減點畫此則聖祖之時已定不諱二名之義此所當議者四也康叔名封衛之祖也而其官有儀封人太祖設官光祿寺有珍羞署不避仁祖廟諱武宗之世不改照磨崇禎中始以官

亭林集
名之同於廟諱御名者改作較字簡字義既不協音
又各殊若欲將此文一一追改實有未便此所當
議者五也臣伏觀皇上中興命儒臣纂修國史之日
竊謂宜申祖宗之典頒畫一之規以垂之萬世又恐
後之人臣守婦寺之忠而不達敬君之義是以據典
詳陳臣又嘗考唐書高宗顯慶五年正月詔曰孔宣
設教正名爲首戴聖垂文詩書不諱比見鈔寫古典
至於朕名或缺其點畫或隨便改換恐六籍雅言會
意多爽九流通義指事全違自今以後繕寫舊典文

書並宜使成不須缺畫改字而宋史言高宗時進士
卷有犯御名者帝曰豈以朕名妨人進取耶令寘本
等史家書之以爲美談況今日聖明卓見超出千古
必有一洗漢唐之陋而爲萬世之法者矣謹議

書太虛山人象象譚後

臣炎武年六十七尋閱故麓得三十年前所錄太虛
山人象象譚一書其中有曰親王朝覲曰宗人仕格
曰王官曰藩祿曰嘉靖重修宗藩條例其言皆本皇
祖之心而悲後世之敝其引漢臣之言曰有白頭老

人教臣言者可謂發憤而深痛者矣臣乃稽首流涕而爲之說曰嗚呼自天子而下一等爲親王又一等爲郡王此皆天子之子若孫不相懸也其在於詩曰本支百世故天子本也親王枝也宗室葉也故福先上禍先下蕭衍之篡齊也先殺諸王而後代其主韓建朱全忠之弱唐也先戕十六宅而後弑昭宗禍及親王此及天子之漸也先帝中年德魯二王戕於敵福唐襄鄭崇五王戕於賊汴水決而周宗魚藩封之難無歲不告先帝赫然震怒而無所以禦之之計不

三四年京師淪覆天子之禍與親王同一轍豈不哀哉昔太祖高皇帝時二十四王並皆少壯分封之國往往連跨數十城護衛軍至一二萬而又有行邊之命都司衛所並受節制以故有北平之事樂安南昌緣之以起異日大臣無不以削弱王府爲務嗣位諸王又皆生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無不廣置田莊放情酒色而所在有司之兵又皆文具及賊騎至城而親王之勢與齊民無異逆賊見藩封之大所向輒陷而國家無如之何也則以爲天子之都亦將如是而

已是以直犯京師而不之忌豈非勢之相因者哉詩
曰宗子惟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嗚呼先帝畏之矣
使是書之論得行於數十年之前足以隆藩維而重
國勢當不至於今日逮乎福京卽位而封唐鄧諸王
然且無土無民而當權臣跋扈之際事已不可爲矣
臣故闡其義於睿著之末以爲來者鑒

三朝紀事闕文序

臣祖父某蓋古所謂隱君子也年五十一而始抱臣
炎武爲孫臣幼而多病六歲臣母於閨中授之大學

七歲就外傳九歲讀周易自臣母授臣大學之年而
東方兵起白氣亙天明年三月覆軍殺將及臣讀周
易爲天啟之初元而遼陽陷奢崇明安邦彥並反其
明年廣甯陷山東白蓮教妖民作亂一日臣祖指庭
中草根謂臣曰爾他日得食此幸矣遂命之讀古兵
家孫子吳子諸書及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年十一
授以資治通鑑已而三昧平人心亦稍定而臣祖故
所與往來老人謂臣祖曰此兒頗慧何不令習帖括
乃爲是闊遠者乎於是令習科舉文字已遂得爲諸

生讀詩尙書春秋而先帝卽位天下翕然以爲中興更化之主無復向時危迫之意及臣益長從四方之士徵逐爲名臣祖年益老更日以科名望臣又當先帝頒孝經小學釐正文字之日臣乃獨好五經及宋人性理書而臣祖乃更誨之以爲士當求實學凡天文地理兵農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而臣有妻又有四方徵逐之事不能日在膝下臣祖亦不復朝夕課督如異時矣臣祖生於饒州官舍隨臣曾祖之官廣西山東南京一切典故悉諳而當日門

戶與攻門戶之人兩黨之魁皆與之游臣祖年七十餘矣足不出戶然猶日夜念廟堂不置閱邸報輒手錄成帙而草野之人獨無黨所與游之兩黨者非其中表則其故人而初不以黨故相善然因是兩喜兩怒之言無一不入於耳而具曉其中曲折亦時時爲臣言一二固問則又曰汝習經生言此非所急也臣祖老尙康強而臣少年好游往往從諸文士賦詩飲酒不知古人愛日之義而又果以爲書生無與國家之故失請於趨庭之日而臣祖棄臣以沒已而兩京

淪覆一身奔亡比年以來獨居無事始出其篋中臣祖所手錄皆細字草書一紙至二千餘字而自萬曆四十八年七月至崇禎七年九月共二十五帙中間失天啓二年五月至五年六月而其後則臣祖老不能書畧取邸報標識其要然吳中報比之京師僅得十五亦無全抄而臣祖所標識者兵火之餘又十失其一二臣伏念國史未成記注不存爲海內臣子所痛心而臣祖二十年抄錄之勤不忍令其漫滅以負先人之志於是旁搜斷爛之文采而補之書其大畧其不得者則闕之名曰三朝紀事闕文非敢比於成書以備遺忘而已世之君子尙憐其志而助之見聞以卒先人之緒其文武之道實賴之而臣祖之遺書亦得以不朽矣

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寇公墓誌銘

天啟六年寇公爲蘇州知府炎武年十四以童子試見公被一言之獎於今五十有四年而始得至同官拜公於墓下其年二月某日公之次子泰徵遷公之兆改葬於縣東南之義興原而屬余爲之銘余蘇人

也公之遺事在於蘇救一方之困而定倉卒之變爲
余所目見者不可以無述往者熹廟之時太監魏忠
賢擅政蘇松道參政朱童蒙者以杖殺不辜爲蘇人
所譁具文稱病巡撫周公起元疏劾得旨巡撫削職
爲民擢童蒙爲太僕寺少卿俾之修怨於東林而斥
逐異己此黨禍所由起也乃公之守蘇也未期月而
遭水災米斗至銀二錢四分公乘舟出郊勸民興工
築圩以食農民復至閭門河干立轉般客貨之法以
食市中游手之民城中機戶數千人以年荒罷織適

宣大延綏甘肅遣官齎銀數萬互市緞匹公又設法
俵散督之織造以食業機之民塗無餓殍而人心帖
然則民固已誦公之德矣奉旨徵漕而大水之後粒
米無出百姓囂然巡撫旣去州縣官並以朝覲赴京
公行香至城隍廟萬人羣擁而呼公問之曰爾何爲
者皆跪告曰漕米無從得爾公曰奈京倉告匱爾輩
亦有曉事者顧策將安出眾曰惟明公爲民請命公
曰三百畝以上納米三百畝以下折銀可平眾稽首
曰敢不竭力以從公乃親巡屬縣限以期會而手自

計之尙虧額萬餘石乃括任內贖緩公費及移借帑
金招商給帖入楚買米兌軍上船陸續至江而巡漕
御史受內指以疏請折漕四分爲前撫罪并欲陷公
駁稱米色不一勒停江口公親往爭之曰罪在知府
何與軍民且吳中無米自楚買之安得一色愚不知
太倉之米果皆一色乎御史辭屈又廉知公清正無
可罪乃許其過江而民旣誦公之德且服公之才畧
矣於是六年春織造太監李實疏論前撫周公及周
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六人欺

君蔑旨結黨惑眾阻撓上供奉旨差錦衣校尉逮捕
順昌吳縣人也爲吏部文選司員外素清介士民皆
憤懣不平校尉之來復多橫索三月辛酉撫按等官
至校尉所居西察院宣旨有生員王節等數十人具
呈牽纈百姓各執香隨之至萬餘人撫按二院不能
禁校尉稱旨驅之眾曰爾奉魏忠賢之命焉得稱旨
直趨上堂擒校尉羣毆之斃一人撫按逃入溷廁公
挺身入從容語曰今日周吏部赴京未必便死汝等
作此舉動反貽之害不如各散歸家本府與上臺計

具疏保救庶或可全至日晡時眾始退公命醫療其傷者以兵守之而驛丞奔告有校尉往浙江者舟至胥門外索供應眾共擊之火其舟公亟出城慰諭校尉匿舵尾下幸不死具衣冠送之出境然蘇人之圍守校尉及周吏部者街巷之間千百爲羣屯聚不解而撫按亦以兵自衛公知撫按素與織監善說之令求解於忠賢疏中委曲其事而陰具舟於河數日天雨圍者少怠公親往西察院謂校尉曰可去矣餽之驢并死者之櫛宵行送之出境然後宣旨令周吏部

就逮入京而兵守空署如故越一日眾始知已行而懼罪仍屯不解公密誦得首事者顏佩章等五人以他事攝之下獄乃榜曰罪人已得餘無所問於是一麾而散二院解嚴各歸衙視事前疏亦下責擒首惡而已於是同工府推官審擬斬二人戍三人獄上有旨五人俱梟示撫按命公監刑五人稽首謝曰吾等激於公義累明公矣遂慷慨就戮先是忠賢得織監密報懼激吳民之變徬徨累日及撫按疏上但謂從役李國柱踏傷偶死閣臣亦言國體所係不可播

聞遂依之票旨得不深究而緹騎自此亦不更出然其所以周旋上下之間化大事爲小事者公一人之力也嚮非公平日之恩素結於民心當此眾怒如水火之時焉知不激之挺而走險以成意外之患耶然宵人皆以公爲前撫周公所厚適旨下勘御史周宗建贓罪公坐以曠官溺職第追奪其俸忠賢怒持之不下而於他疏批曰近日府官扶同以俸作贓明是侮朕公自度不免會丁繼母憂解官歸不數月而忠賢敗使再遲之期年公之得罪亦未可測也按狀公

諱慎字永修其先自山西之榆次徙中部再徙同官祖嘉諫肅府審理父遵孟文縣教諭公中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歷刑部浙江司工部營繕司主事員外遷虞衡司郎中遷蘇州知府丁繼母及父憂崇禎元年服闋補廣平知府在任三月遷山西按察司副使昌平兵備奉勅監軍以前任蘇州工部錢糧未完降僉事分巡冀甯勦賊有功敵入山西陷崞縣公守甯武拒之甚力頗有斬獲遷山西布政使參議分守朔州以崇禎八年乞休時年五十有八而同官先爲賊所

殘公歸乃卜居山寨又八年李自成陷長安被執幽於秦府賊有知公清官薄其追餉放歸優游林下讀書自娛者二十七年以四月八日無疾而逝年九十有三配習氏惟孝克勤能相夫子以成厥家封恭人先公十年卒年八十有二子二人瑞徵泰徵孫十二人曾孫十人元孫十二人公及見元孫而沒惟公治劇定變有叔敖子產之風若其七歲喪母而哀毀如成人迎父喪於文縣冒干戈而以樞返捐金以濟三黨之阨賑里人之飢其善行不能盡述而余嘗至關中一寓書於公時公年垂九十猶細書手答至二百餘言其恭也如是銘曰

廉而勁才而正一方之人知其愛利百姓是以當事變之來片言而定宜其壽考且康而子孫蕃盛新卜斯原旣安旣覲是公之所以返於真以復其性者耶
文林郎貴州道監察御史王君墓誌銘

天下之變莫甚乎君臣父子一旦相失而永訣終天此人生之至痛而古人臣之所遭未有以比也況乎強敵壓境而將帥內離國步顛危在不可知之日者

乎此王君之所爲於邑而終也按狀君之始祖彬國
初自襄陽宜城縣占籍廣平之曲周傳至君之父諱
憲祖以三科武舉官欽依守備君諱國翰字翼之自
爲諸生卽有四方之志從其姊夫總漕都憲路公振
飛至淮上謁皇陵閱高牆諸宗人見唐王心異之因
命君往來省視及王卽大位於福州召路公自太湖
赴行在而君與其仲子涼武相從聞道度嶺至天興
召對賜銀幣授中書舍人君雖處閒職而時在上前
陳中外大計其詳不得聞大抵以去橫賦戢悍卒固

民心爲急君以諸生得侍密勿荷主知論事無所避
上益喜頃之除貴州道監察御史是時大帥芝龍已
蓄異志而舉朝無敢言者嘗以科歛民間銀米君與
之力爭於上前不少假上目君謂侍臣曰此吾之李
勉也車駕親征命兼掌軍政司印以子涼武爲金吾
將軍掌寶纛贈父憲祖金吾將軍貴州道監察御史
母范氏一品夫人駕至汀州君奏人情恆迫傳敵騎
已至近郊上宜速發與其子涼武待命行宮前俄而
追騎奄至門中人與之相持有張致遠者自詭爲上

被執上乃決行宮後垣出去方追騎之來宮前擾亂
君顧不見其子獨行至陌人言車駕已西幸矣君棄
其僕馬徒步奔從及於韶州之仁化縣則韓王也而
乘輿竟不知所之時君之甥路太平奉命徵兵至樂
昌乃往依之自念棄家從主四千里外卒遭大變不
得爲羈紲之臣其仲子又生離死別每寤辟長歎遂
以得疾閒關逆旅明年二月丙戌卒於全州妻張氏
封孺人子三人君卒後二十五年長子奮武迎櫬北
歸以九月辛卯葬於曲周之先塋而涼武則死於軍

中矣季子繩武早亡有孫五人銘曰

有龍幽蟻飛而復潛一蛇從之枯於岷巖狗國之危
奚怨奚嫌維天不祐良臣則殲銘此幽忠百世所瞻

常熟陳君墓誌銘

崇禎十七年余在吳門聞京師之報人心兇懼余乃
奉母避之常熟之語濂涇依水爲固與陳君鼎和隔
垣而居陳君視余年長以倍於縣中著舊名德以及
田賦水利一切民生利病無不通曉乃未一歲而戎
馬馳突吳中諸縣並起義兵自守與之抗衡而余以

母在獨屏居水鄉不出自六月至於閏月無夜不與君露坐水邊樹下仰視月食遙聞火礮從容謂余曰吾年六十有六矣不幸遭此大變不能效徐生絕脰之節將從眾剪髮念餘年無幾當實之於棺與我俱葬耳徐生者名懌君之同學諸生全髮自經者也無何城破余母不食以終余始出入戎行猶從君寓居水濱五年而君以疾捐館二子相繼不祿貧不克葬余亦流轉外邦又二十五年而其孫芳績以書來曰將以十二月庚申舉其兩世六喪葬於所居之西雙

鳳鄉吳塘里而乞一言以銘諸幽按狀君諱梅字鼎和別字明懷其先宋季自衢州徙常熟父諱應選早世君方八歲母許氏年二十有八閉戶辟纁教之力學以至成立爲諸生少以通經著聞中年旁覽諸子及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課其家人耕舍旁地數十畝以餬其口不嬰心於名利未老而休然里中凡有繇役爭訟之事君未嘗不爲之調劑或片言立解當天啟之末縣之豪宦縱其僕幹魚肉鄉民而獨於君之居里無所及至今民間有不平之事輒相嚮太息以

爲陳君在當不令我至此也君孝友睦嫻內行備至
與人和厚能忍詢不爭題其居曰守拙之門而謂芳
績曰吾窮老無所恨唯母節未旌奄遭國變以此爲
終天之痛又曰土不幸而際此當長爲農夫以沒世
一經之外或習醫卜慎無仕宦嗟乎可謂賢矣余出
游四方嘗本其說以告今之人謂生子不能讀書甯
爲商賈百工技藝食力之流而不可求仕猶之生女
不得嫁名門舊族甯爲賣菜傭婦而不可爲目挑心
招不擇老少之倫而滔滔者天下皆是求一人焉如

陳君與之論心述古而不可得蓋三十年之閒而世
道彌衰人品彌下使君而及見此其將噉然而哭如
許子伯之悲世者矣君年七十有一配蘇氏有婦德
能佐君周施先君數月卒子四汝珣汝瑜汝琳先後
並卒有孫七人而芳績居長以訓蒙自給銘曰
以君之好施而終窶且貧以君之行仁而二十餘年
不克歸其窶惟厥孫之窮約兮猶足以無負於九原
我銘其幽視後之人

從叔父穆菴府君行狀

嗚呼叔父之年五十有九而實少炎武二歲以其年之相近故居止游習無不同也自崇禎之中年先王考壽七十餘無恙而叔父既免喪天下嗷嗷方用兵而江東晏然無事以是余與叔父洎同縣歸生入則讀書作文出則登山臨水閒以觴詠彌日竟夕近屬之中淮叔父最密叔父亦豪宕喜交游里中賓朋多會其宅而又多材藝好方書能診視人病與人和易可親人無不愛且敬者已而先王考捐館余纍焉在疚而閱侮日至一切維持調解惟叔父是賴而叔父

以不問生產之故家亦稍稍落南渡之元相與赴南京寓朝天宮卽先兵部侍郎公之祠而共拜焉亦竟不能有以自樹而戎馬內入邑居殘破昔日酌酒賦詩之地俄爲芻牧之場矣余旣先奉母避之常熟之語濂涇而叔父亦移縣之于墩浦上居於墓左相去八十餘里時一孥舟相過悲歌慷慨如前日也叔父不多作詩而好吟詩歸生與余無時不作詩其往來又益密如是者又十年而叛奴事起余幾不自脫遂杖馬箠跳之山東河北而叔父獨居故里常鬱鬱無

聊子姓不才所遇多拂意者叔父弱人也又孤立莫助內憤懣而無所發逋賦日積久無以償余既爲宵人所持不敢違歸而叔父年老望之彌切貽書相責以爲一別十有八年爾其忘我乎炎武奉書而泣終不敢歸而叔父竟以昭陽赤奮若之春二月甲寅棄我而逝嗚呼痛哉惟人生之聚散家道之盛衰與國運之存亡有冥冥者主之矣余又何言乃揮涕而爲之狀叔父諱蘭服字國馨別號穆菴崇禎時爲太倉州學諸生有子一人名巖

先妣王碩人行狀

嗚呼自不孝炎武幼時而吾母授以小學讀至王蠋忠臣烈女之言未嘗不三復也柏舟之節紀於詩首陽之仁載於傳合是二者而爲一人有諸乎於古未之聞也而吾母實蹈之此不孝所以藁葬而不葬將有待而後葬者也忽焉二載日月有時念二年以來諸父昆弟之死焉者媼戚朋友之死焉者長於我而死焉者少於我而死焉者不可勝數也不孝而死是終無葬日也矧又獨子此不孝所以踟蹰二年而遂

欲苟且以葬者也古人有兩不克葬者有日食而止
柩就道右者今之爲雨與日食也大矣春秋嫁女不
書葬而特葬宋其姬賢之也吾母之賢如此而不克
特葬又於不可以葬之時而苟且以葬此不孝所以
痛心擗踊而亟欲請仁人義士之文以錫吾母於九
泉者也先妣姓王氏遼東行太僕寺少卿諱宇之孫
女太學生諱述之女年十七而吾父亡歸於我教諭
沈君應奎爲之記又一年而先曾王母封淑人孫氏
卒又十年而先王父之猶子文學公生炎武抱以爲

嗣縣人張君大復爲之傳其記曰貞孝王氏者崑山
儒生顧同吉未婚妻也年將笄嫁有日矣父上舍述
爲治瘵瘵多從俗鮮華氏私白其母曰兒慕古少君
孟光之爲人焉用此父爲去華就質者十之五已而
顧生病尋卒氏不食數日衣素告父母曰兒願一奠
顧郎歸乃食父母知不可奪爲治奠挈氏往氏拜顧
生柩嗚咽弗哭奠已入拜太姑淑人姑李氏請依居
焉謂父上舍曰爲我謝母兒不歸矣父爲之斂容不
能語舅紹芾者名士曉大義泣謂氏曰多新婦卒念

存吾兒然未講伉儷安忍遂婦吾子氏曰聞之禮信婦德也曩已請期妾身爲顧氏人矣去此安往自是依太姑與姑朝夕一室送迎不踰閫數歲不一歸省父上舍病亟待訣旦日一往哭卽夕返其傳曰貞孝自小嚴整如成人父母愛之而顧生故獨子早有文王與顧爲同年家因許女與之無何生年十八天父母意甚徬徨欲未令貞孝知而貞孝已竊聞之亟脫步搖衣白布澣衣色意大愴婉婉至父母前不言亦不啼若促駕而行者父母初甚難而念女至性不可

奪使嫗告其翁姑翁姑悲愴不勝灑掃如迎婦禮然不敢言去留也貞孝旣至面生柩拜而不哭斂容見翁姑有終焉之色而姑李氏故以德聞拭淚謂貞孝曰婦豈聖耶奈何以吾兒累新婦貞孝聞姑稱新婦淚漉漉下交於頤早晚跪奠生柩前閒視姑眠食而自屏處一室親戚遺嫗候視輒謝之有女冠持梵行甚嚴請見貞孝貞孝不與見曰吾義不見門以外人自是率婢子挫鍼操作以爲常時遣訊父母安否而已其他婉淑之行世莫得聞久之翁詣金陵而姑適

病且悴貞孝左右服勤湯糜茗盃視色以進姑意大
憐而貞孝彌連晝夜不少怠一日煮藥進姑姑強視
貞孝言曰新婦何瘦之甚盍少休乎貞孝多爲好語
慰藉既進藥而病立間姑謂婢子曰吾曩者憂獨子
天且奪之而與吾新婦吾固當一子不得兩耳欬枕
執貞孝手而貞孝若不欲露其指者偵之則已斷一
小指和藥煮之姑之病所以立瘳者也諸婢子亦莫
得見相傳語驚且泣貞孝止之曰姑受命於天宜老
壽而婢子何得妄言陰騰事耶姑既病起亦絕不言

貞孝斷指事獨姑之兄李箕者竊聞之云貞孝既侍
翁姑十二年而翁姑始爲其子定嗣貞孝撫之如己
生此二先生之言云而不孝不敢溢一辭者也又二
年而知縣陳君祖苞拜其廬又三年先王母李氏卒
喪之如禮又十六年而巡按御史祁君彪佳表其門
又二年母年五十有一而巡按御史王君一鶚奏旌
其門曰貞孝下禮部禮部尙書姜公逢元奏如章八
月辛巳上其甲申制曰可於是三吳之人其耆舊隱
德及能文奇偉之士上與先王父交下與炎武游者

莫不牽羊持酒踵門稱賀謂史策所紀罕有此事蓋其時炎武已齒文會知名且十年矣而先王父年七十有四祖孫母子怡怡一明之內徵天子之恩以爲榮也而天下兵方起而江東大饑又五年先王父卒其冬合葬先王父先王母於尚書浦之賜塋如禮而家事日益落又三年而先皇帝升遐又一年而兵入南京其時炎武奉母僑居常熟之語濂涇介兩縣之間而七月乙卯崑山陷癸亥常熟陷吾母聞之遂不食絕粒者十有五日己卯晦而吾母卒八月庚辰

朔大斂又明日而兵至矣嗚呼痛哉遺言曰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爲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於地下嗚呼痛哉初吾母爲婦十有七年家事竝王母操之吾母居別室中晝則紡績夜觀書至二更乃息次日平明起櫛縫問安以爲常尤好觀史記通鑑及本朝政紀諸書而於劉文成方忠烈于忠肅諸人事自炎武十數歲時卽舉以教及王母亡董家事大小皆有法有使女曹氏相隨至老亦終身不嫁有險田五十畝歲

所入悉以散之三族無私蓄先妣生於萬曆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卒於宏光元年七月三十日享年六十其年十二月丁酉不孝炎武奉柩藁葬於先考之墓傍嗚呼痛哉王孫賈之立齊王子也而其母安王陵之事漢王也而其母安若不孝者何以安吾母而猶然有覲於斯人之中將於天崩地坼之日而卜葬橋山之未成而馬鬣之先封也此不孝所以痛心擗踊而號諸當世之仁人義士者也今將以口口三年十月丁亥合葬於先考之兆在先曾王考兵部右侍郎

郎公賜塋之東六步五尺伏念先妣之節之烈可以不辱仁人義士之筆而不孝又將以仁人義士之成其志而益自奮以無忘屬纊之言則仁人義士之銘之也錫類之宏而作忠之至者也不惟一人一家之褒已也不孝顧炎武泣血謹狀

與潘次耕札

接手書具感急難之誠尤欽好學之篤顧惟鄙劣不足以裨助高深故從遊之示未敢便諾今以天下之大而未有可與適道之人如炎武者使在宋元之間

蓋卑卑不足數而當今之世友今之人則已似我者多而過我者少俗流失世壞敗而至於無人如此則平生一得之愚亦安得不欲傳之其人而望後人之昌明其業者乎凡今之所以爲學者爲利而已科舉是也其進於此而爲文辭著書一切可傳之事者爲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君子之爲學也非利已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撥亂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勢之何以流極而至於此則思起而有以救之不敢上援孔孟且六代之末猶有一文中子者讀

聖人之書而惓惓以世之不治民之無聊爲亟沒身之後唐太宗用其言以成貞觀之治而房杜諸公皆出於文中子之門雖其學未粹於程朱要豈今人之可望哉仰惟來旨有不安於今人之爲學者故先告之志以立其本惟願刻意自厲身處於宋元以上之人與爲師友而無徇乎耳目之所濡染者焉則可必其有成矣

又

原一南歸言欲延次耕同坐在次耕今日食貧居約

而獲遊於貴要之門常人之情鮮不願者然而世風
日下人情日諂而彼之官彌貴客彌多便佞者留剛
方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學問之士以蓋其羣醜不知
薰蕕不同器而藏也吾以六十四之舅民主於其家
見彼蠅營蟻附之流駭人耳目至於徵色發聲而拒
之乃僅得自完而已況次耕以少年而事公卿以貧
士而依廡下者乎夫子言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
也日損子貢之爲人不過與不若己者游夫子尙有
此言今次耕之往將與豪奴狎客朝朝夕夕不但

能讀書爲學且必至於比匪之傷矣孟子曰飢者甘
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今以
百金之修脯而自儉於狎客豪奴豈特飢渴之害而
已乎荀子曰白沙在泥與之俱黑吾願次耕學子夏
氏之戰勝而肥也吾駕不可迴當以靖節之詩爲子
贈矣

又

都中書至言次耕奉母遠行不知所往中孚卽作書
相慶繇山之谷弗獲介推汝上之疆堪容閔子知必

有以處此也朱子祠堂山史但能割地耳經營之事
吾將一身任之春仲興工自有助者大以成大小以
成小吾異日局面似能領袖一方然而不坐講堂不
收門徒悉反正德以來諸老先生之夙習庶無遺議
於後人不知一二年間能策蹇而來一悉情懷否既
足衍生並好寄去文集一本僅十之三耳然與向日
抄本不同也

又

昔有陳亮工者與吾同居荒邨堅守毛髮歷四五年
莫不憐其志節及玉峯坐館連年遂忘其先人之訓
作書來勸干祿之願幾於熱中今吾弟又往矣此前
人墜阮之處也楊惲所云足下離舊土臨安定而習
俗之移人者其能自保乎時歸溪上宜常與令兄同
志諸友往來講論一暴之功猶愈於十日之寒也天
生之學乃是絕塵而奔吾且瞠乎其後不意晚季乃
有斯人今雖登名薦剡料其不出山更未可知耳近
讀其解易一卷吾自手錄之學問亦日進中孚雖從
象山入手而近頗博覽與吾交亦更親於昔去秋已

遣祁縣之妾將書籍盡移之畢下今春并挈兩公及幼子往矣頻陽令郭公旣迎中孚而僑居其邑今復遣人千里來迎可稱重道之風而天生遂欲爲我買田結婚之計事雖未可必然中心願之矣但薦舉一事得超然免於評論否如其行取必在元籍今已作字令猶子具呈以伯父行年七十棄家入道爲詞必不得已遣一家人領批前來尋訪道路申病詳具三徐札中然近來實病似亦不能久於人世所繫念者先妣大節未曾建坊存此一段於集中以待河清之

日自有人爲之表章姪洪慎報得一子請名今卽作書與二弟乞之爲孫以守墳墓至於著述詩文天生與吾弟各留一本不別與人以供其改竄也

又

讀書不多輕言著述必誤後學吾之跋廣韻是也雖書主讀書四五十年亦同此見今廢之而別作一篇並送覽以志吾過平生所著若此者往往多有凡在徐處舊作可一字不存自量精力未衰或未遽死遲遲自有定本也

亭林集
與任鈞衡

大任

前於耘野處見尊著易學綱領一書知兄潛心於易
數十年可謂勤矣近世號爲通經者大都皆口耳之
學無得於心既無心得尙安望其致用哉易於天道
之消息人事之得失切實示人學者玩索其義處世
自有主張兄至今日而能孑孑不隨流俗竟作羲皇
上人知所得實深視愚之尋索於音叶者淺甚如有
近作望惠一二以慰注懷令曾祖湖邨先生高行吳
太僕既有阡表亦不假愚言爲輕重來春儻得南歸
以圖一晤教我不逮幸甚

與陸桴亭札

廿年以來東西南北率彼曠野未獲一覲清光而昨
歲於薊門得讀思辨錄乃知當吾世而有眞儒如先
生者孟子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具內
聖外王之事者也弟少年時不過從諸文士之後爲
雕蟲篆刻之技及乎年齒漸大聞見益增始知後海
先河爲山覆簣而炳燭之光桑榆之效亦已晚矣近
刻日知錄八卷特付東堂郵呈專祈指示其有不合

者望一一爲之批駁寄至都門以便改正思辨錄刻
全仍乞見惠一部燈下率爾統惟鑒原

亭林餘集終

